

櫻華館全集

檀華館文集卷四

傳

盤屋路德閏生

康唐臣家傳

武功廣平康先生君子人也其植品勵學有聲庠序間於諸大儒語錄無不讀尤服膺有明王陽明羅近溪兩家與余舅氏趙毅亭先生志同道合爲莫逆交嘗亟稱其從弟唐臣之爲人余往來外家得熟聞焉君諱瀛唐臣其字有至性事堂上能得其歡心遠近以孝稱待其弟友于異常視諸姪及姪孫輩與其子若孫無少異閨門之內愉愉如

也每遇歉歲請蠲議賑不稍愒全活無算齒屆八旬

恩賜八品頂戴其卒也族里戚鄰無不痛悼行路者亦太
息嘗棊碑勒其德嘉言懿行不可殫述夫古者司徒興行
州長鄉大夫諸官各攷其所治民其敬敏任卹者孝弟睦
嫻者有德行道藝者皆以時書之以備官材故人皆爭自
琢磨勉爲賢良後世專以文藝取士而鄉舉里選之法廢
其秀而文者專務浮華而蚩蚩之氓復安於蠢愚冥頑而
不爲變風俗寢薄敦行之士不出良可慨也然吾謂有所
勸而爲善有所懲而不爲不善均非誠篤之君子也不見

夫凶人之爲不善乎非不稱古昔讀詩書而所行動與理
悖不見夫吉人之爲善乎雖未嘗稱古昔讀詩書而所行
動與古合且樸而邨農賤而負販下逮婦人孺子卽其天
性之發率而行之有士大夫所不及者人之爲善也實存
乎其人目豈必服儒服冠儒冠而後可爲儒行哉君克自
樹立至老耄不倦使鄉里稱善人以令名終非得天獨厚
而能若此與抑與喆兄廣平公朝夕漸摩有以堅其善之
志而不變與廣平公守先儒緒論以成其學洵不愧爲醇
儒而唐臣之行亦醇乎其醇者兩人皆儒儒以實不以名

也世有名爲儒而實非儒者亦可以少愧矣余應舅氏之命又素稔廣平公之賢信其不誣遂爲之傳

周孺人家傳

吾邑有奇士焉周生建邦是也始耳其名未識而嘉慶癸亥余初肄業關中書院見一人頎而長倜儻有義氣審其音蓋人也詢知姓字恍然曰曩匪賊出入南山時有書生團練丁壯屢挫賊鋒者非君耶生曰然余大喜訂交焉今年秋生母殷孺人卒葬有日矣以狀來乞爲傳余熟聞母賢何敢以不文辭母氏殷年十七歸生父正瞻翁家甚窶

舅姑俱在無以供甘旨母紡績奉養得二人歡姑卽世佐翁營祭葬咸中禮嗣翁棄書就賈家漸裕比翁捐館舍遺丈夫子五時翁父猶在堂孺人慨然以仰事俯畜爲己任爲長子建中援例入太學俾持門戶督建邦讀書建都謀農建基建猷俱令居闔閭母經理家政不動警色內外井井鄉里以爲難吾謂此婦職之常不足爲母奇也當川楚教匪竄入陝境據南山爲巢穴吾邑黑水谷南山之大門戶也賊不時出山衆輒數萬所過盡爲灰燼南集賢邨落甚大居人千餘戶堅守不屈賊攻破其堡屠之官軍莫敢

救生居南山下馬召邨當黑水谷之衝邨本叢爾且戶多
貧饑勢不能支生謂鄉人曰賊匪滿地吾等若攜家逃避
萬萬無生理不如堅守土城但得公等同心賊衆不足憂
也衆唯唯生廵造器械選里中少年千餘人分授之運甌
石城上爲堅守計老弱婦女各分職任事鄉人率皆宗族
戚儔素相親狎生以少年統其衆議功罪如軍中衆莫敢
違者部署既定賊至不能攻率其衆而去有賊從辛谷出
據擂鼓臺官軍守隘者僅數十百人時方酷暑與賊相持
不暇炊母知其德且餓也罄所有米麥爲糜餌不足乞鄉

鄰之有糧者遣生率眾擔以往守隘者喜持益力母謂生曰官軍驟得飽餐其氣必銳賊在彼累日見官軍不動必怠無備汝往約官軍同擊之破賊必矣生卽率千餘人各持刀矛身爲前驅與官軍合直擣賊所賊不虞我兵之猝至且恐有後繼遂大潰此五年五月事也六年二月羣賊屯聚山中四出焚掠人不聊生時當道定堅壁清野之策檄山民修寨移糧以困賊途梗不得入無敢冒險者觀察素公使生往臨去恐母懸念頗依戀母正色曰丈夫自有死所不惜死者恆得不死速去毋以我爲念生從間道行

七日而返攜數十人出諭以修寨皆樂從閏四五月成八百餘寨賊無所虜遂大困官軍乘勢勦平之非生無以成官軍之功非生有賢母又安能成生之義哉吾邑逼近南山屢遭兵燹使得如生者數人爲之保障賊必不敢遠離巢穴爲鄉邑患使吾陝及川楚郡縣各有如周生其人者互相倚倚烏合之衆不難立殲何至蔓延數省猖獗七八年而後撲滅哉生誠不易得生之母尤不易得也母生於乾隆五年歿於嘉慶二十二年壽七十有七生負不羈之才久困諸生母歿哀毀骨立以未得顯揚爲慟吾聞賊平

後有微勞者率邀爵賞甚有未睹一賊而得功敘者生曾
屢建奇功藉此梯榮未必不得而母諭以堅心讀書毋得
躁進嗚呼此尤不可及矣

王桐岡觀察家傳

公諱鳴字吉士號桐岡贈公沂齋公次子弱冠補邑庠歲
甲子舉鄉試乙丑成進士戊辰補

廷試分發安徽以

知縣用初攝篆旌德鳳臺二縣己巳題補歙縣歙俗好形
家言士紳爭垆土互相訐訟案懸數十年公下車剖決如
流包苴無所施奸胥猾吏不得上下其手其佗塵案以次

清釐案牘一空制軍尹文端公奇其才甲戌奏調懷甯皖江首邑也舊有萬億倉郡守司其出納會鄉民求貸籽種不遂猝聚眾塞郡署門閉滿城洶洶觀者且萬餘人公至輿擁不得入乃退請城守兵千餘率之自署後入毀堵出揚言於眾曰爾民欲爲亂耶爲亂身死父母妻子爲戮不爲亂吾當請於上憲赦若等罪眾聞言僉曰王青天活我遂散去收百餘人置渠魁三人於法餘盡釋有朱某殺人凶命年餘未獲忽自投案詢其故云某始畏罪遠颺今聞使君廉剛仁厚某不忍欺昨歸泣辭老母今就死百尹

公知公非百里才庚辰題升亳州知州偶赴省適建德令以石觀邨徐某聚眾抗官請兵擒捕公聞之謁中丞力言兵不可行行將生變但得一有膽識者往則罪人可得也中丞壯公言卽以委公公至建德令已械附近居民百餘人於獄公盡釋之諭曰若皆良民無預若事予此來但欲得徐某面詰數語耳隨單騎赴石觀繫徐某送轅餘無所擾公自筮仕後凡三逢計典皆膺卓薦尹公尤器重之甲申復以堪勝知府保舉乙酉升直隸六安州知州甫視事以亳州任內未完鹽引九分以上吏議革職奉旨引

見從寬革職畱任回任未兩月卽奉

特旨授紹

興府知府丁亥調杭州兩郡民風略同素號難治公在紹
時懲奸徒四十餘人羣匪皆星散設夜巡籤宵小無所容
毀淫祠十餘處風紀肅然台州府屬海水湧溢被災甚重
中丞往勘檄公同往公以災生倉卒必隨查隨賑乃可安
集中丞以爲可約以十日公不避勞瘁如期蒞事給帑金
二十餘萬閭閻安堵民不知災前在皖辦理蛟水沖刷賑
案在臺辦理渦河決口賑案其規畫周詳類如此莅杭訪
蠹役訟師之爲民害者痛創之一郡悅服嘗以杭民稠密

俗皆編竹爲牆易遭回祿因陳列條規爲弭患計其他積弊欲革者甚衆未及舉行遽丁太恭人艱去任杭士民至今惜之庚寅服闋補河南汝甯府知府楚省嚴金龍謀逆事發公卽馳赴信陽州獲其黨何士榮正法尋以杭州任內失察理事同知侵虧兵米吏議革任復蒙 恩引

見仍以知府用旋

特旨授湖南長沙府知府申警

水汛嚴行保甲悉如王文成公遺法癸巳冬兼護長寶道印又兼司鼓鑄局事除積弊汰陋規商民便之中丞敦公以公前後兩次降革之案題請開復隨入薦剡丙申奏署

辰沅永靖道時永綏同知某以所屬地方有礦可采當道
查勘得實將入奏矣公列指情弊堅持不可議遂寢大學
士總督雲貴李公以佗事劾公奉命入都交軍機大

臣質訊公備陳始末

天子鑒其情命實授辰沅永靖

兵備道公至是四覲

天顏

恩施逾格溫霽優容

自以涓埃未報感悚交集回任適遇旱荒公力請中丞給
穀十萬斛平糶米價頓減民乃大甦辛丑赴龍山等縣搜
查囑匪率員弁入險阻染受山嵐左臂艱於運動猶力疾
視事壬寅夏左足復患痺麻不能步履乃乞休歸里商民

焚香拜送卽苗穠無知亦相率走送百十里外攀輿泣下
公慨然曰官無大小惟此數點淚爲難得百抵里後杖履
婆娑依然儒素癸卯九月患泄洩病不起春秋六十有九
公性純孝少事贈公極謹至居官恆以不及祿養爲憾太
恭人好鄉居不獲迎養及去世哀毀備至每遇壽辰不具
一觴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忍以是日爲娛樂耶幼讀書
偶倦以首觸柱及登仕版明決果斷積案寓目卽中竅曲
每於具呈時卽指情弊相詰斥其譎張爲幻者所至之處
理重獄雪沈冤往往譜入謦歌曰爲神明研鞫要犯不輕

用刑而終無遁情雖笞杖亦不輕施曰榮辱所關不可不慎也遇決重囚曰茹素斷飲終日無霽容地方偶有偏灾卽請蠲議賑俾實惠及民吏胥不得染指嘗輯古救荒善策及查灾散賑弊竇二十條爲一書曰恤灾紀要凡遇前賢祠墓必葺而新之其佗城垣溝渠橋梁寺觀之屬捐廉倡修者不可枚數每黎甍起秉燭判牒至深更不倦數十年如一日嘗云吾非好勞貪一刻安則民受數日累百論事侃侃直陳雖大僚前無所忌避至爲民請命稟揭或數十上甚有以去就爭者比致仕惟擁書數萬卷曰仍還我

書生本色尤好讀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而諸葛丞相
集及李忠定公集手加評論輒數過焉至於山川形勢雖
身所未歷必考核訪求盡得其要害嘗曰儒生無禦變才
一刀筆吏目所著時藝古文詩詞數十卷諸子請付梓公
不可曰人所以名世者在人品經濟詞章烏足重又云人
生須有識見有膽略萬金在側而心不動萬眾環聚而氣
不餒方可爲 國家任事觀於此言可以知公之所學矣
宮保鄭公嘗謂公才足治數省兵食惜病廢不竟其用吁
知言哉

劉楚臺先生家傳

先生諱恆德字其占號楚臺先世家榆林至高祖始著籍長安父國華乾隆元年武舉任甘肅永昌守備攝哈密都司卒於官子三長恪次珠先生其季也生甫七歲貧不能歸葬就永昌營窳窳居六年始從母吳宜人及兩兄返里族屬式微且零落無可依者兩兄俱遊幕隴西爲薪米計家粗立先生自悼弱齡孤露流落異鄉未嘗學問末由自拔於是決意讀書數厯書塾無所得年十九始從黃魯音遊魯音喜其穎慧而憫其失學偏加訓迪先生亦殫精弗

懈越八年爲縣學生員試輒優等有聲黌序間計自高曾
祖父凡四代俱任武職至先生乃業詩書劉氏家聲之振
文運之昌實自先生始秋試四膺房薦俱不售時長子兆
奎已登賢書次子兆鵬亦以茂才食餼先生乃罷棄舉子
業補讀生平未見書以自娛初兩兄歸覲同邁疾相繼捐
館臨終泣屬曰吾痛不獲侍永昌邱隴死後勿卽歸土願
俟母百年後而從葬焉先生遵遺屬厝柩薦福寺歲租十
餘萬錢歷十二年吳宜人卒乃同葬於城南之吳家墳先
生念永昌遼遠不獲歲時拜掃至是乃贏糧往百舍重趺

將奉靈輿以歸比至視其良秋柏實焉望其氣鬱鬱蔥蔥
然泫然曰佳城也吾父式憑久矣吾何敢泥首邱之例俾
九京弗康乃不果遷益壤樹置守墓者而返然每與家人
言及淚輒涔涔下兩兄俱無子遺三女愛護逾於所生以
兆奎兄弟爲兩兄後事兩孀嫂惟謹眞在內者神動於外
闈內雍睦娣姒無間言婦姑無勃谿兄女之適馬氏洪氏
耆家俱中落外孫力不能讀先生厚恤其家召之來令入
塾脩脯毫研之費皆給焉比長令習計然策今皆成立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而鋤其色其佗敦交遊賙鄉里拯老孤

受恩者能言之不勝述也先生自中年以後疊遭骨肉之變以一身肩家政營吳宜人及兩兄祭葬艱辛備嘗元配蕭孺人歿繼娶杜孺人又治嫂某孺人喪葬凡娶子婦四嫁兄女三孫女一加以赴義若渴待哺者不一家產僅中人需用孔繁性耿介未嘗乞假於人而經理裕如人以是奇之曩德肄業關中交兆奎兄弟得謁見先生貌樸神清言有壇宇無廳事就南檐下爲客位僅容几榻前不施窗戶院中老梅修竹風颼颼入座間灑掃必潔服器皆樸知爲勤素敦家者一日德偕數客往縱飲梅樹下酒酣興發

喧呶間作方慮先生見責俄而先生欣然出與客雜坐飛
觴飲諸客亦飛觴飲兆奎兄弟與諸客拇戰亦與兆奎兄
弟拇戰流光其聲若出金石乃歎先生豪邁伉爽賢者不
可測也性嗜酒飲不辭醉老而不衰然有事則杯勺不嘗
癸未兆奎捷南宮爲名進士教授生徒四方奉爲名師負
笈者不遠數百里問字之酒束脩之羊胛以給饘膳舍館
弄孫樂也洩洩時倚杖立里門或往來鄰舍蒼顏鶴髮見
者比之夏黃角里惟晚年兩目漸瞶家人陳稟非大聲不
聞古所謂聰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靜默可以補病

皆戚可以休老必靜必清神來守形眾人焚和物莫余櫻
故善爲壽徵且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其天守全其神無隙若是者無天患無人非無鬼責煖
然如春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故能條達而福持今先生無
江海而閒不餽葠朮而壽且康不苦體約養戚焦求益而
飫粥絲麻足以自給其教子弟也不苛繩以禮法而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使人受才復靈不敢蘊立其督家塾也不
彊聒以佔畢而人自勵學如草木怒生銚鋤咸修而不知
其然豈有佗道術與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風之過河也有

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使風與日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先生蓋善養其源矣若夫純白不備神生不定徒弊弊焉以物爲事百骸六臟繭然疲役與物相刃相靡而莫能止將使仁愁我身義愁我已此南榮繇之見內外鞅者也惡足與言大道之西秋科場獄興兆奎以門下士故誤離鴻網恐貽堂上憂隱其情不使覺當道者久百兆奎名且廉知不賄削其籍而脫其罪越二年先生卒始終不知有此事此與方望溪先生被罪後匿不令太夫人聞知事迹略同先生壽七十有七遺命以兆鵬

子三斤爲承重孫時回疆新定

上命重臣籌邊凡罪

不犯賕賂者例得贖鋸復籍執友多爲兆奎謀者德獨謂不然古之學者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人子之博祿秩將以娛親也不賤軒冕將以顯親也今親旣娛矣顯矣復何求且以文章道誼顯揚先人視祿秩軒冕孰多吾友其勉旃行修於內無位而不忤天不得損人不得益其視三釜三千鍾如鶴鵲蟲蝨之相過乎前也善乎凡君之言曰凡之亾也不足以喪吾存頭銜之有無曾何足爲輕重哉況孫竹森立繼起者應不乏人日方中方睨今日

之曰殆猶未央也謂余不信請觀來者

田茂林家傳

君諱發榮字茂林乾州人玉端公冢子也生而孝謹未讀書動輒與曲禮合事親以適諸父諸母咸愛之如己子就外傳伏案呶喔不逐羣兒嬉晝讀忘晝夜讀忘寢師嘉之目爲大器不幸失乾蔭叔父亦相繼捐館季父老諸弟幼弱家無督君乃廢學以一身業農賈深耕熟耰其禾繁以滋交賈公平不計較錙銖而億輒中賈輒贏人奇之遠近推爲祭酒處里郇惟敦睦媼遇貧病老孤量力助之而鋤

其色親友稱貸者度其力不能償卽焚其券與人交竭情
盡禮不以榮枯分冷煖善爲人排難解紛每鄉里有爭訟
及賣債質劑之輻輳者亭長不能平吏不能決君以數言
剖判曲直指陳利害聽者無不折服事遂息一時有陽城
之目歲舉鄉飲酒禮呂嗣經絲田孝廉軫等數以耆賓舉
君君固辭舉者曰公惡榮乎君正色曰某非不好榮某自
念德行道藝不足當之濫竽其間抱愧多矣何榮之有其
卓識快論類如此君雖賦性剛明爲人敬憚而處骨肉間
惟薰然慈仁不尙嚴厲諸弟姪及兒孫輩或有過正容以

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計君理家政凡五十餘年，既開拓前業而生齒日蕃，棣華瓜瓞濟濟稱盛。胞弟三堂第三子四猶子七孫四姪孫九姪曾孫四同爨，至四十餘口，內外肅然，莫敢讙立，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男畝婦桑，各勤其業，敏達者使爲賈，溫良者使爲儒。姪增子採姪孫劭先後爲生員，弟無子以採爲之後，嘗訓採等曰：汝曹讀書一言一動常思與書相依，自然加人一等。若饜富貴離實學，僞雖幸登朝籍，不過一俗吏耳。但能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使鄉里稱好秀才，吾願足矣。若夫科名利鈍仕宦升

沈天也非人也老成之言凡躬列士林者皆當奉爲蓍蔡豈特田氏家訓哉君至性過人生甫周歲就大母鞠養眠食不離側三四歲時遇果蓏珍異之屬同輩皆爭食君獨持奉大母大母弗食則噉且弗食也五歲大母卒號泣辟踊如成人一粥一飯必哭而奠之終日繞棺哀呼旣倦卽傍棺睡夜乃抱置室中寤則號呼如故哀聲動四鄰至數月不怠後更易大母舊時寢榻君阻之曰吾大母榻也奚易焉舁者曰榻敝矣將易新者君曰非吾大母所寢雖新也不如其敝也乃橫臥榻上大哭不輟舉家聞之皆大哭

及老每逢歲時家祭輒泫然出涕顧謂子姪輩曰吾欲構家祠以妥先靈久矣奈貧指日以增冠昏祭葬日不暇給今老矣度此願終不克償吾死有餘恨子孫如有成吾志者吾魂有知當含笑九泉下孺慕之誠蓋至老不衰也壽七十有五無疾而終二十年前採肄業關中書院與德同研席悉其家範後主講乾陽與吾友時相過從其子姪方甸方川方成俱負笈從遊甸成先後入郡庠川雖因病輟學而厚重端謹言行不苟侘日光門闔構祠宇者當不乏人竊喜君言可驗而善人之後必昌也因卽夙所聞者而

述其梗概如此

田錫卿家傳

田君諱塚字錫卿號文邦世居乾州之大田邨茂林君諱發榮第三子爲叔父蒼廉君諱發祿嗣幼入塾外樸而中慧沈靜寡言言輒中倫稍長負笈武功從弓耐軒先生學同學者四十餘人有忿爭輒質之君君剖判曲直衆折服師異之命爲都講生入泮後肄業關中書院與余同研席間君善拳勇能禦數十人請試之君曰諸君欲肄武邪吾安能此人言妄且此間乃讀書處武事無所用之後與

同舍生飲有使酒侮君者將激之怒而觀其用武焉君遜謝而已卒未嘗一試比余辭關中君亦歸里不通信問者二十餘年丙戌余主講乾州甫至問院中諸生曰此距大田邨幾里曰三十里余將往眾阻之曰田君不家居常居薛祿鎮問奚爲曰爲賈人久矣余詫曰田君竟爲賈人哉遂不果往門下有劉生者君姻也余問曰田君大賈乎小賈乎曰小賈巨富乎否乎曰富矣小賈安得富曰田君之小勝侘人之大也余因而置之已而君攜酒肴至聆其言察其動作大不類賈人徐詰之曰君之學進矣而甘爲賈

人何也君歛歛久之不發一語視其貌淒然似秋余不敢復問居無何余至薛祿鎮訪君於市廛左藥肆右錢庫黃榜紫標充牣乎其中余戲之曰多錢善買信哉忽於幽暗中覩快刀利矛光氣逼人驚而問之曰蓄此物安用君曰荒年多盜設半夜有劫賊來十百成羣破扉而入余當以此禦之乃知君善自韜晦曩所聞於關中者非妄也入其後則閒房清室縹緗滿架羣從讀書聲琅琅可聽有名方甸者君之兄子也名方成者君季弟之子也君一子曰方川能默誦六七經卽以周禮左傳頗知其解問師何人曰

無師蓋皆君數年居闈闈中且賈且教口講指畫者君從容謂余曰兒輩經籍粗讀文詞俱拙能爲我誨之乎余唯唯明年甸川成來皆循循規矩中不隨人嬉戲甸成後先入郡庠川多疾未克卒業而厚重端謹與君酷似君嘗曰此子若不輟學異日當爲人師惜乎其以病廢也余移研千戶邨又移會垣之文獻巷又移關中書院君每歲一至聚諸老友歡飲數日乃去約於今年秋偕應試者躡省門未及期而訃音至時年六十君疾惡頗嚴不輕與人交凡所交必推誠相與終身不苟尤善處骨肉間不啻言是非

使人自悟一家四十餘人各事其事無一暇逸者嘗謂諸子姪曰識得求諸己三字乃可以處人否則動輒得咎余嘗謂君曰君性介如石方如矩直如矢當不利爲賈而賈輒贏何也君曰無貪得無幸成無失時量力以爲進退用人而不爲人用若是者縱不大勝必無大敗嗜盡之矣慎斯術也以往百事可爲善賈云乎哉至君志期遠大不得已而改爲賈君始終不言其故余聞之佗人頗能言之而言之恐傷君心君不忍言余亦不忍言也

論曰賈非儒者事儒者誦詩書明禮義賈人之心嗜利而

已儒有不善治生者賈輒笑之及其出而從政也利澤施乎人而已不霑其潤是曰儒吏田君雖善賈其行其心則固儒也非賈也人之儒其言而賈其行者亦多矣卽不賈其行鮮不賈其心者使田君爲吏必異乎人吾獨惜其藏於賈也悲夫

連雪峰家傳

君諱毓泰字仲初號雪峰世居澄城縣南酥酪邨父成庵君以力田致富而訓子極嚴君幼時卽延訪知名士爲句讀師先與師約日課無得曠師如約乃就館一日里人賽

神演影銜戲師夜往觀之明日成庵君知之將召劇者演於塾請師坐觀師大慚謝過願杜門不出公乃止後師舉孝廉語人曰吾少耽遊戲志業不專及館連氏家終日伏案始知書味連翁吾嚴師也微翁吾其敗矣君稍長聞邵陽康力齋孝廉設帳於家成庵君率以往力齋遂於經門下士多摭拾類書轉相沿襲君至如獲至寶年十七應縣試歸成庵君問其名次對曰十七君怒曰吾邑額止十五汝名列額外耶執鞭逐之君即日奔力齋家下帷自奮明年補邑庠會成庵君初度乞假歸甫出門而成庵君乘

羸至問奚往曰歸歸何爲曰祝嘏君以鞭指路旁地厲聲
曰卽此拜祝君拜訖君趨令人塾曰後非奉吾召雖師命
不得歸辛酉科試學使宋小坡侍御奇其文擢置高等是
年舉於鄉會試報罷聞京師寓其師董怡園舍人宅成庵
君歲寄數百金君布衣疏食自奉甚約有招飲者邀觀劇
者皆堅辭不赴人疑其吝及造其寓則縹緗滿架如入書
肆隨手翻閱均非舉子書問讀乎曰讀矣客不信試問之
則應聲而對曰慨然曰知古不知今非士也乃曰閱邸
鈔通知時事復博采舊聞搜羅掌故 國朝二百年事朗

若列眉與人談原原本本博雅者無以難之君嗜古成癖能鑒別真贗遇古刻及前人墨迹購之不惜重貲尤辨別字體酌古準今無纖毫沿譌者君負不羈才而試輒不利人勸就教職君意未決同舍陳玉珊激之曰君志在翰林薄縣令不爲今乃向縣令稱晚生耶君蹙然改容曰玉珊知我心也卒不就未幾而成庵君計書至時君在井陘急馳歸營祭葬畢自課二子讀長宗庠入泮尋會餼次宗膺亦聰穎應童試有警甲申宗庠病歿己丑宗膺殤兩女俱適人數月內相繼夭折膝下孫男女各一男名嗣曾宗庠

子也君彊自排解嚴課之不稍姑息如成庵君訓已時人
勸之曰君止此一孫且幼稚宜愛養之今驟令苦讀恐將
不堪君曰子孫不讀書縱極蕃衍與絕嗣無別吾願其學
而死不願其嬉而生也自是人不再勸乙未會試鬚鬢白
矣每晨起猶作時藝一試帖一其文多驅策經史沈博絕
麗時風氣頗尙清虛或嘲之曰花樣不同何自苦爲君忿
然曰吾有機杼而已焉知花樣闈後應大挑已選列二等
某親王以年貌不符舍之丙申力疾北上甫終場肩輿而
歸閏月卒年五十有九病中語人曰吾昔畱京師得先君

手札命援例爲中書吾恥以入貲得官未奉命又不屑俯就時壯年氣盛謂科第不足取今已矣回憶昔時鄙貲郎薄廣文皆自詒之戚也吾自悞不足惜顧何面目見吾父於九京言訖淚涔涔下君性謹靜寡交遊俗客至則皺眉曰使吾少讀數卷書遇文字交則堅畱信宿盛肴饌出其書籍字畫共相欣賞數日無倦容會甯吳平一舍人與君善嘗乞假歸里將入都寓書與君云某月某日當迂道至澄君得書曰何故使吾友迂道吾自往候之乃攜四百金至華陰廟候多日平一乃至授以金相與歡飲而別雷季

常時夏少孤貧隨其父執范孝廉館君族人家日屑黑豆爲餅自以破鐺煮脫粟以給兩餐君見其文大奇之以告成庵君居無何季常中副榜成庵君攜酒脯造之授五十金曰聊給目前用異日赴禮部試勿憂貲斧吾當獨任之及季常舉孝廉成庵君卒矣時君已除服聞之曰吾父有遺言吾不可以背之乃邀與北上行同車居同舍貲財共之略不分畦町後季常成進士官甯國令常語人曰教我者范先生成我者成庵君父子也君赴義若渴而恥以富翁名縣令有興作事嘗折簡招君君問使者同招者爲誰

使者徧舉以對皆邑之富人也君怒辭不往令知之乃先
招諸富人異日另治具請君與諸文人共議事君欣然往
輒傾囊以輸秦俗富室多起大屋尙雕鏤窮工極麗遇慶
賀事必廣召優俳君喟然曰習氣如此子弟安得佳朝邑
張乾伯進士亦持此論羣目爲不祥人君聞之曰吾願與
乾伯同爲不祥人也君家傳素樸而收藏之富甲於一郡
子孫有善讀者閉戶而求之足矣余門人任葆貞君之壻
也述君事甚悉又云嗣曾能讀書而性不嗜學意頗憂之
余解之曰子不見農人之蕭瑟乎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成

庵君父子其薦養也勤矣天之饑饉之也亦甚矣忍令其子孫長此饑饉哉嗣曾勉旃深耕而熟糴禾其蕃以滋乎論曰澄城連孝廉苦心孤詣人也自風氣屢變應試者多以空疏售君獨博學好古不變於俗竟窮桎以終才命豈相妨與抑吾秦中文運方晦盲否塞雖有通人不得顯於時與曩者余官京師與四方賢者交時君寓董舍人家竟未獲覲面鄉之鉅公前輩亦未聞談及君者國有顏子而不知吾百其不聰乎亦由君卓自樹立不求聞達也嗚呼惜矣

侯亦鮮家傳

君侯氏諱有終字亦鮮廣文諱安成君子生員逢吉父也君卒之三年逢吉率子念曾負笈宏道旣除服應童子試補邑庠肅衣冠告余曰逢吉遵父遺命葬甚速無納幽之文旣葬悔之父之用心也苦其持已也堅其於人倫也厚顧生長鄉曲未與士大夫交人罕有知之者不及今表揚之懼無以罄我後人願先生爲之傳余曩讀廣文君六槐窗草及其自作墓志悉其家世且感君志行不忍以不文辭爰敘其事而章之侯氏先世家晉之蒲州元末始祖諱

仲禮遷邵陽露井鎮爲邵陽人五世諱臣以孝行稱事載
郡邑志明儒馬谿田先生表其墓又九世卽君父廣文君
諱安成號六槐敦品勵學爲文以先正爲宗而厭棄時墨
坐是困躓場屋年五十以恩貢生就教職授徒數十年未
嘗取人脩脯善醫有活神仙之目又精青烏術而不輕爲
人相地晚年自卜兆域顏其壙曰速庵示死欲速葬之意
自是沿爲家法累世一丁相嬗無期功之親廣文生君尤
晚君應試時廣文君已六十矣君一試不售泣然曰吾齒
壯矣猶以米鹽累老父父焉用子爲乃廢棄帖括以一身

任家事無鉅細必盡心爲之與傭者共操作廣文君得
優游文史安享天年卒登上壽嘗謂人曰人之訓子惟恐
其遊蕩自今吾於吾之子每不戒其惰而戒其勤不戒其
奢而戒其儉吾雖止一子勝佗人七八子顧其道太嚴吾
竊憂之君事廣文君及嫡母聶孺人四十餘年未嘗一日
離膝下洎二親先後卒生母李孺人多病君先意承志李
孺人念其病病遂瘳凡親朋餽遺及買置服食器用必陳
之李孺人前聽其分給未嘗自取一物亦未敢擅與一人
每飯必侍食左右令孫男女列坐於前曰此人生至樂不

如此雖珍錯滿前倉亦無味配范氏生逢吉繼康氏又繼
王氏生夢庚副室史氏生會庚同庚逢吉娶姚氏生念曾
次五凡四子二孫君謂人曰此吾家累世未有之樂也惜
吾父不之見也家藏舊醫書忽爲鼠所齧君手自黏補經
旬乃畢或笑之曰數卷書所值幾何何自苦苦若此君曰此
百餘年手澤也吾祖父精爽凝聚乎其中吾披是書如對
吾祖父願是書世世常存不願更購新者好蓄藥物購之
不惜重貲遇疾者則解囊施予不少吝曰此吾父遺意也
性剛直疾惡若讐遇人之無行者不少假以詞色甚或面

斥其非時爲所中傷卒亦無悔曰此吾父遺教也居宅對門有小園種竹數竿護瓜蔓一架暇則手一編獨坐其中聽百鳥啁晰自謂絲竹不如雖比鄰密邇罕與往來聞有告急者則推解不淹刻畧鄉里冠喪祭有不給者必量力助之自往經紀其事越數日不倦曰此吾父遺規也君厚於爲人薄於自養且性少和泰坐是一病不起年四十有七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廣文君昔日之憂其知君也深矣君讀書能見大意自謂未嘗學問心嘗病之廣文君授逢吉書每口講指畫君竊聽窗外廣文君不知也人問其

故君曰父昔望吾成立吾不肖不能娛父心父雖不言心實憾之今講論方樂吾若入父必不歡故不敢既而請於廣文君援例爲至聖廟奎文閣典籍及病革謂家人曰吾之援例爲此非以榮身也特效斑衣之舞爲吾父壽百今無所用之矣吾死必無以章服斂用之反增吾愧嗚呼昔毛義得安陽令捧檄而喜及親歿公車徵不至昔之喜爲親屈也觀君病中之言具有合於古人也夫論曰邵陽舊多畸士侯君黜嗜欲絕交遊不受變於世俗遺物何其淡也及觀家庭之際煖然似春淒然似秋抑何

其臆篤與字曰亦鮮豈示冲哉其警勵之意深矣

劉金亭家傳

君姓劉氏諱振清字金亭號柏園朝邑人幼讀書通曉大義以家務多擾不獲伏案改肄武補邑庠舉嘉慶辛酉鄉試將北上考裕庵君邁疾不果行晨夕侍藥鑪一飯一粥不假手臧獲歷寒暑弗倦裕庵君卒祭葬盡禮服闋會試報罷念叔父某君年力就衰不敢遠離遂絕意進取以一身肩家政躬服勤儉爲諸子姪倡凡場圃傭人及闔閭司事者悉受指揮弟芳邨與君同高祖君愛之如胞每與語

輒至夜分兄弟同心戮力歷二十餘年恢廓先業家計蒸蒸日上念先世艱辛備嘗未獲會報援例就干總加級大父母父母俱封贈如例叔祖晉階君在日欲師范文正遺意置義田學田祭田未及舉行而卒君次第成之又增修合族祖祠置祭田五十畝爲久遠計遇歉歲賑卹鄉里密戶散粟或賙以金錢不望其報與里中父老時相遇從情話真摯謹若家人有病者必往視之喪必親臨之曰惜筋力之勞而但以貨財爲禮與嘽蹠何異有兄弟析爨數年者弟負債累百不能償兄出貲代償數不足將自鬻

其宅君聞而歎曰世安有分財異居而代償弟債者有一於此人表也但償債後兄且益貧又失所棲止人將謂孝友不可爲羣以斯人爲戒是風俗之憂也因贈以百金勸無鬻宅時論高之有故人來訪值君佗出故人去君歸急使人追遺厚助之邑修夫子廟及養濟院會垣增建鄉試號舍益關中書院膏火創修滄瀾橋前後捐十餘萬金於例當優敘君固辭大吏據以入告詔建坊旌之君狀貌魁梧聲若洪鐘中年食肉四五斤居恆則饜粗糲不少減尤豪於飲飲數日不醉醉亦不亂坐必端終日無

情容無倦色雖獨處靜室中人自戶外竊窺未嘗見其敲
側也禾麥將熟時巡野觀稼步行風日中飯時必歸飯後
復出至晚年乃騎馬往返日以爲常人問其故君曰先人
遺吾田土吾不忍與之闢別嘗見富貴家連阡兼陌委之
傭人或授之佃戶主人行經其處有不知爲誰氏之田者
非所以愛土物也曩肄武時嘗自製刀石棄置多年親友
有借用者君命舁之往至則重莫能舉不數日輒還之後
亦無復借者藏之空屋中一日將葺屋諸匠作徙之不得
君至乃握刀抱石而出匠作大驚曰公老矣猶舉重若輕

壯時當如何君以勇力獲雋而口不談武事人亦莫敢以武事與君談聽子姪讀書琅琅喜動顏色見以弓矢戲必咎之曰汝欲爲材官耶將以此武斷鄉曲耶觀書有不解者必詢諸士人得解然後已性剛直每面責人過責弟姪輩尤切芳邨年逾四十猶數被瞋呵芳邨含笑受之君卒芳邨哭曰已矣吾欲復受瞋呵不可得矣君配張宜人秉家範爲閨內師裕庵君之疾也宜人佐君奉侍恆夜不解帶備極勞勩忌日必哀祀事必潔子女衣履必自十指出日不足繼之以夜至雞鳴乃止積勤太甚先君卒繼娶段

宜人子二長維翰張宜人出次一元段宜人出君胞弟仲仁嗣叔父乙青君卒無子君以一元爲之後皆善承先志以孝友相敦勉君之猶子超芳邨子也負笈宏道書院求爲君立傳爰就維翰行述敘而文之

論曰 國家以科目取士文武分途致用則一文士以豪傑稱者古有之矣吾未覩於今也詩稱冒兔武夫曰公侯于城又曰公侯腹心公侯好仇豈謂其剋剋與蓋於其肅肅者知之百君以剛明之才果毅之力斂其躡容銳氣以嚴敬自持武其名儒其行允合於詩人肅肅之旨使其致

身將帥專閫總師當能宣力戎行自樹勛績惜乎以家食終也然其德厚信砥垂爲家範節於己而利於人淡於物而篤於行一門羣從遵守矩矱無敢躰立鄉閭子弟薰德善良其剛效已不爽矣爲劉氏子孫者各聰聽彝訓益以德行道藝爭自琢磨說禮敦詩勉守家風斯繼述之善也夫

李太孺人家傳

石城尹臨潼李君憬以治績聞於粵余旣爲納幽之文其子春昶手一冊曰此吾王母行略也秉蓋時吾父方困蹟

棘闈比父成進士官粵東王母不及見父年五十有三卒於官兩世父復相繼歿念王母苦行久而未彰不及今表揚之懼無以昭示子孫願先生爲之傳余披讀再周乃知石城君之賢其淵源有自爰據其事而書之太孺人劉氏父大紳幼聰慧未讀女史諸書而言行動與之合旣歸贈君偉然公姑在堂色養盡歡姑年登八秩忽病癱瘓展轉牀蓐間太孺人侍湯藥拂衽席有戚容而無倦色歷四十年如一日病姑爲之感泣曰天以余爲此拘拘也余病不足懼懼病我孝婦及姑歿一慟幾絕越五日生子恆時喪

事方劇太孺人悲哀之餘驟罹厄難且隆冬沍寒防護不密頭齒痛楚兼患嗽後半世痼疾成於此矣後又生子憬及女凡二子一女先是贈君元配楊太孺人遺二女繼室王太孺人遺子悌及太孺人至悌已就外傳兩女皆未適人乃教以女紅先織紵旁及酒漿漚醢炊爨煩擱諸事二女請學纂繡太孺人謂之曰吾非不工此但我輩貧家安用此爲須學其有用者無父母貽罹也及恆生長女已天爲次女籌嫁衣治匱具又爲恆娶婦喬氏教如二女時贈君老不任勞勤悌年幾三十小試屢躋乃捐書業農贈君

少休息專督恆懜學歲薦饑逃南山者踵相接十室九空
邨塾中闕然無人太孺人謂贈君曰兒輩方嚮學今若令
輟業前功棄矣吾當以織紡佐助之自是勤苦增倍督諸
婦夜績舉家衣食及塾師酒脯資皆自十指出歲晚師放
學恆懜歸令篝鐙肄習不得少休每夜讀書聲與紡車聲
相荅至四鼓乃止恆懜學曰進而太孺人之疾亦從此加
矣無何恆懜相繼遊泮餼於庠太孺人心稍慰顧諸子
屢生不育又頻遭子婦孫婦之變爲哀情所傷病遂不起
卒時年七十有一後三年懜通籍兩兄相偕入粵念母氏

劬勞一生未霑祿養語及曾子初仕毛義奉檄兄弟輒相對霑巾悲不能已然憬所至有謦輿論翕然恆入貢成均善持門戶以憬廉俸所入置田宅供麻絲飣粥家稱小康春昶從余遊科試以第一人會餼家之羣穉皆業儒太孺人遺澤長矣悌恆憬雖異母而愛友逾常方在粵悌偶不憚將歸里恆憬長跪垂泣卒止其行太守聽讒言以羽檄檄恆至郡將罪之賴憬一言而解有官可舍兄弟不可離之語至今播爲美談此非太孺人之教與太孺人樸素而潔不著鮮衣亦未嘗著敝垢衣日兩餐不敵中人一餐偶

適酒肉亦不多飲。曾不喜遊觀，不與人閒談閒坐。然遇有觀劇者，必問其所觀。曰：曾演姚婆子否？姚婆子者，後妻之稱。吾秦里語也。有以所觀對者，如伯奇采芣花，閔子衣蘆絮，申生歸胙，解包就廬之類，必使備述。顛末傾聽，念倦人怪之，曰：姥不喜觀劇，而好聞何也？太孺人曰：吾用以自省。百嗚呼！人孰不聞劇，能如太孺人者，有幾人乎？果人人於嬉笑怒罵時，返而自忖，梨園歌舞，不猶愈於木鐸也哉？矧爲士大夫者，於讀書論古時，各返而自忖，不更便於觀劇也哉？

論曰相夫難母衆子女難母異腹子女尤難非謂其慮之也恩勤之弗摯雖飲食教誨有不能行者矣賢母善處約苦其身行其志厯四十五載願力不衰卒能成斯庸行福延子孫可以勵俗矣

魏貞女傳

貞女氏魏扶風農家女字武功楊邨儒童張管女舅氏家某邨與楊邨爲鄰女隨母往來舅家母嘗指楊邨曰此汝壻家也女默識之父母歿女依兄嫂管未婚而殤女年甫十五閭耗請奔喪兄嫂弗許日夜防之女遂不復請言笑

如平日兄嫂防漸弛一日兄佗往嫂居產室女默念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半夜起盥櫛嚴結束焚香徧告室神挾利刃出無燭籠爇瓣香照路行二十餘里不逢一人平岡抵楊邨訪張氏門號咷入拜管柩前哭不絕聲鄰婦之來勸者皆墮淚哭罷拜舅姑如禮舅姑諭之曰汝志誠善但家無儋石日恆斷炊汝不慮寒餓死乎且青年守志來日大難不如歸母家聽汝兄別議婚無自誤終身也女長跪自誓情辭剴切舅姑乃撫之曰吾勸汝歸者爲汝畱餘地耳今汝心堅如金石吾復何言居久之有謂女者曰若舅姑

老矣叔幼弱難望成立若子然一身將安託乎與其貞而生不如烈而死也女曰死須與事耳如舅姑何所以爲子婦者助子以養舅姑也有子且須助況無子乎且舅姑在而吾死不知者謂舅姑待我薄令我不欲生慕烈女名失舅姑養且使人疑之議之不孝孰甚焉天下有不孝之烈女哉吾所以不死者誠不忍辭其難也聞者乃歎服邑令鄭公聞之旌其門邑士人聞之醵錢二百餘緡爲貞女養贍之資管從兄秀才璣介及門夏宇清乞爲之傳爲敘其始末如此夏生又曰聞諸張云貞女內慧而外莊其舉止

從容詳審動合規矩殊不類農家女也

崔貞堂馥亭兄弟合傳

貞堂諱應蘭姻家及門內閣中書玉徵嗣父馥亭其本生父也先世居鄆之牛東邨始祖諱瑛前明進士官工部員外郎徙縣治西街父諱宏字士元乃徙西關士元公兄弟三公其伯也仲季俱無出公有子二長卽貞堂命兼承季弟桃而以馥亭爲仲後貞堂無子取馥亭長子玉徵爲嗣公卒貞堂年十六馥亭十二所居屋一間外無卓錫地母在室恆數日一舉火貞堂出爲人傭日求升合馥亭日出

薪腰鎌負竹籠刈草於臘家灘值烈風吹面如割覆竹籠
自障風少息乃復刈久之兄弟相與謀曰如此以謀生烏
得免寒餓乎且母老且疾旨甘之奉將安出吾門外半里
許百鄺之市也朝夕得所求雖業賈奚恤貞堂乃就賣粟
者操斗斛爲經紀其事給數以敏賣粟者賴之豐其直厚
其分錙積銖累生計漸裕復相與謀曰爲人作嫁衣非策
也乃自設一鄺糴賤鬻貴鄺以外貞堂應之內事馥亭主
之兄弟同心勢蒸蒸日上貞堂狀貌魁偉聰察強記糴糶
時某家粟若干斗某家錢若干緡雖奇零細數歷久不忘

遇事果決有膽識鄠俗八月初賽城隍神舉國若狂君乘
間往咸陽探糧價憇一小店門外聞二客密語曰某處豆
價昂此間可買也君乃盡買諸肆豆俄頃得千餘石已而
買豆者麋至無所得轉就買於君不數日獲子金五百餘
君之慮事也周其趨時也敏而出入公平不欺童穉遠邇
有鬻豆腐者買豆不踰斗越數日復至有貧人買粟不踰
升恆越日一至或怪其迂道也問其故皆曰此家升斗大
寫自是負販者踵相接市之日應接不暇遠近以廉賈稱
而所獲倍於大賈由是生計益豐歲饑出穀數十石錢數

百緡計口分給者數次西郊闔武廳在沙灘每縣試武童
多墜馬者君出貲爲倡買地移置之西關地卑溼多泥淖
車僨馬敗者無數捐金以石鋪之合族有祭田族人質之
佗人君聞卽贖之更益田數畝性剛直嫉邪遇里中不肖
子弟恆面責之婦女倚門望者望影避人不及避則吐之
使歸且斥其夫邨人議公事者皆曰侯崔君至不至不決
爭鬪者就質於門立剖其曲直不避怨然亦終無怨者西
街分主客社兩社人構訟縣不能決訟之府數年不息邑
侯百君名延君至一言而人皆折服訟遂解有土棍以遠

遊爲名乞助資斧君知其爲人之異也慨助之嘉慶十一年秋新兵反圍鄆城數日大肆焚掠一賊目指君市宅曰此吾恩人業也敢損一椽者死遂免禍年五十有勸蒼佗人子者怒曰吾弟有二子吾何患無子乃欲子佗人子哉又十年生子語人曰吾今有子矣一子何可恃弟之子卽吾子也乃竝取玉徵爲嗣人方異之又三年君卒子十二歲而殤君以玉徵官邀封典人乃歎君之深識不可及也馥亭有夙慧初讀書師略爲講解卽明其義讀三年貧甚將輟業師惜之願不受脩脯且助膏火資家以樵蘇

乏人不能從也既長自悔輟業語人曰使吾有負郭田數畝縱不科第當爲通儒今已矣每言輒泣下洎玉徵入塾督之嚴冬杪師解館歸必躬自伴讀至除夕乃止謂之曰汝佗日學成名立即汝之孝也卽吾之所以孝吾親也幼時每食必粥粥熟先漉其米以食兄而自飲其湯母不忍君曰兄勤勞於外食稀則無力兒視兄較逸日食米汁足矣兄素患瘡疾五十未痊醫曰四更時服燕窩少許當愈君在市如法爲之每夜雞鳴後以衣襟裹盃奉以歸如是者月餘病漸愈兄性嚴厲與君言不少假顏色君含笑應

之一日有愬君於兄者未及察怒將箠楚之眾勸乃解時君年逾五十矣不置辨一語且無愠色其與人也寬厚仁慈有求無不應九十月間襲兩短衫出遇赤身無衣者解裏衣衣之竟單衫忍寒半月母見之乃別與之衣貧家有喪事令玉徵攜錢往問有不足更增之不但施之棺計一切殯葬費皆與之不待乞請也將歿諄諄命玉徵以爲成例乞人號於市者不忍其久號袖錢一二百私與之戒勿向人言有少婦行乞者將至門急與之錢戒勿登階或問其故曰肆中多少年若登階恐不免嘲笑俾此婦羞辱耳

乙未玉徵舉於鄉自省門歸里有持羊酒迎四十里外者
視之皆乞人也僉曰吾輩受太翁恩故如是巨爲子姪覓
乳母乳母有嬰兒者概不雇曰吾子食乳令貧家子斷乳
乎值隆冬每夜半出遊家人問其故曰長夜嚴寒恐有凍
僵路側者早救猶可活待天明則無及矣聞有鬻妻子者
急與之錢惟恐其鬻之速也凡爲善惟恐人知且不望報
凡事以卑虧爲貴端莊謙謹雖孺子亦愛敬之口不談人
過不議閨門是非不與人爭辨不謀人產業一生不入公
門有劣衿窺其懦訟之官官知其詐也而置之好讀書稍

暇輒手一編於子平地理諸書尤洞曉其義壽六十有五子玉儀聰穎能文卒夫富而好善者多矣大抵席豐履厚蒙業而安者巨若夫幼歷艱辛苦身約養漸臻饒裕其得之也難其出之也必不易雖敝衣疏食有不忍推解者方貞堂之貧也因餓得疾遂忍病而不就醫馥亭君傷寒疾愈思食菜餅不可得母與兄謀七八日始得錢四文買一枚啗之士元公之卒也兄弟質衣營葬各著短襪襖無兩袖赤臂過嚴冬既葬值除夕皆草帶麻履瞻拜木主相對而泣曰吾兄弟何日始能正衣冠祭我先人也其後託迹

闔闔無錢而買衣會裁足卽樂善不倦兄弟如一人求之士大夫家能有幾哉且貞堂有剛明果毅之才馥亭濟之以仁厚如鹽梅之相和宮角之相應以之濟艱何艱不濟以之樹善何善不興後之人承先志而慎行之昌其身且昌其後玉徵之宴鹿鳴而遊薇省也特潛德之初彰百曰方中方睨今日之日猶未央也崔氏子孫其永念之哉

四不論先生傳

四不論先生余門下士能文者也嗜酒遇酒味酸澀者初猶皺眉三盃後漸入佳境汨汨下喉以至於醉曰不論惡

好一瓠亦醉一壺亦醉曰不論多少夜睡方熟曉眠未醒
有呼之者曰酒來矣則蹶然而起披衣而飲之曰不論遲
蚤飯前飯後見酒輒飲未之辭也曰不論飢飽於是同舍
諸生羣呼之曰四不論先生先生健於文通詩賦課試輒
冠其曹而性情坦率不立崖岸接人無叮咛以好飲故常
爲人捉刀余輒覺之曰此四不論手筆也何誑我羣相與
諱飾堅不肖言呼先生至詰之曰此文易酒幾許則俛首
不作一語其樸實類如此人見先生之易與也凡幹才淺
學武夫惡少及市井織人之願結交先生者率以酒爲媒

將有所求先以酒爲餽先生欣然飲之不少疑雖素所厭薄者以觴酒相招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醉後有求輒應不計其可否也余因而呼之曰百不論先生以四不論飲酒以百不論交人先生殆矣余屢戒先生勸之節飲不能聽一夕感噩夢忽銳意斷酒其季父聞之曰暫戒百不三月將復飲請待之已而果如所言同舍生某蕩子也揮金如土其父兄約之嚴不得違求計於先生先生許諾貸估客金三百與之某歸過期不償估客索之急先生不得已至某家坐索之某飲以酒召歌伎侑觴伎固善媚見先生

熱腸請託終身先生信之謂紅拂紅線復出也竟效桑中
之奔士林大駭余置酒饒先生曰飲此作別此間不可居
矣先生淚涔涔下不能仰視自知眾論不容踉蹌而去絕
學捐書將浪迹以終半年餘忽踵門負荆願力補前惡復
從余遊余不信諸老輩及門下數十人爲之請余惜其才
許之而嗜飲如故不擇交如故一日自外歸醉顏酡矣余
問曰飲酒乎曰然多乎少乎曰多酒清乎濁乎曰清余有
濁酒一壺能復飲乎曰濁酒亦佳但積滯腸胃間經宿不
化次日猶作惡減飲食某向也飲之今不敢矣余竊喜曰

四不論竟發此論可教也因謂之曰子但知酒之清濁亦知飲汝酒者之清濁乎余酒雖濁其來處則清是王宏之餉淵明侯芭之餽子雲也子所飲者清矣其來處果不濁否酒之清濁可論可不論招飲者之清濁願先生論之先生蹙然變容若慚若懼若悔若悟余大喜急呼酒至滿斟之曰能聽余言疇昔之過庶幾免矣飲此爲約可乎先生立取觶一飲而盡疾趨而出余因更其號曰一論先生

書事

書三原杜孝子事

杜孝子名永和三原某鄉農人也母李氏年八十二有痼疾日夜呻吟牀蓐數年矣孝子竭力奉侍歷久弗衰一夜母思牛肉市遠不可得默念曰吾生年屬牛吾卽牛也嘗聞人言古人有割股療親者今以吾肉啗母母其瘳乎乃徧禱室神入廚下取刀割左股得肉約三四兩轟切之烹熟而進之母母食之甚甘是夜穩睡達旦病若失下牀步履頗健人怪其瘳之速也詰其故詭對曰吾覓得仙方今驗矣人見其不良於行覺有異羣詰之不能隱乃以實告時邑侯爲無爲州子良高公以維持風化爲急務聞其事

使老吏往廉之以肩輿。孝子至，解衣觀其創，徑三寸許。肌肉生矣。問割時，汝知痛否？對曰：不知。侯歎曰：知痛者孰肯割哉？惟以虧體故，例不得旌表。急取紅綾被之，捐俸錢賜之書，割股救母四字，獎之。仍以肩輿送之歸。白其事於大府。撫軍張公手書庸行流芳旌其門。邑之四鄉無不知杜孝子者。侯知孝子之貧也，慮無以爲養，延邑紳能事者爲孝子略募金助之。養久之，無一應者。余聞而述諸家人，適有睢媪在側，臨潼人告余曰：斯事也，吾家有之。吾夫兄衰老，疽發背，垂死。其子婦李氏割臂肉和藥進之，疽遂愈。

余問曰臨潼尹聞之乎曰未也嗚呼至性之感人深行路者猶樂道之往往傳播鄰邑官烏有不聞者邑之搢紳先生烏有不聞者聞之復置之此豈其本心與憶丁未歲扶風貧女魏氏字武功孺童張管管夭折女年十五徙行二十里奔其喪誓侍舅姑終身不歸魏氏其兄嫂不能奪也武功士人間而義之醵錢二百餘緡置田若干畝爲贖贖資余爲作魏貞女傳武功僻邑也其民貧其俗儉其好善之心乃遠勝於侈侈隆富之邦也此可以覘氓俗矣

書高高祖妣軼事

從兄渤爲德言高高祖妣豆邨農家女姑闕其氏康熙初
歲大熟紅積尤豐斤一錢無人問者祖妣每炊後輒蒸積
一釜納土壑模中杵爲壑乾之盡毀室中牆以糞田而以
積壑代塗其外踰一年大饑里人餓死者無數祖妣發牆
中壑雜野蔬爲飯家無餓者明年二麥登餓者飽倉之病
輒死祖妣豫戒屑麥者麵毋精常和麩收之仍倉積壑野
蔬稍雜以麵每日麵漸增壑漸捐月餘乃專倉麵家無病
者人於是服其深識嗚呼祖妣生長農家非讀書知醫者
而所見如斯其治家可想矣

從兄與德同高祖其所居南北巷舊宅先大父兄弟六人俱生於中高高祖兄弟口人妣前後口人木主俱在姓氏可稽但蒸積救荒者不知爲某公之配其爲元配繼配更不敢臆度矣乾隆初族人談此事者猶歷歷如繪時家無讀書者不能永之以筆至從兄成立時已不能確指其人德安敢不闕疑與然及今不述恐事蹟亦漸湮也爰書以授兒輩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曩孫德謹識

行狀

先考梅圃府君行狀

家君子諱元錫字命卿號梅圃七歲入塾年十一應童子試每下筆成人輒驚異之二十一歲始補博士弟子員學使侍郎張公應辰賞其文牒送關中書院肄業乾隆二十六年丁先祖母韓太孺人艱三十年乙酉學使侍郎鍾公蘭枝科試取第一旋取爲本科拔貢生是年鄉試以第九人登賢書寒門先世業農家君子始讀書務舉子業自入塾畊多讀少每從諸堂伯父後荷鍤腰鎌不敢告勞輒於田間溫習舊業佗人不之知也及肄業關中書院試輒冠

軍名噪遠近但苦狀百端膏火之費常不能給所居屋窗
破裂嘗寒夜讀書風雪大作坐臥處皆有雪而家君子讀
謔力每夜讀輒至四鼓假寐片刻復挑鐙起讀以故山長
桐城孫公顏嘗云路生一冬未眠又云路生龍馬精神決
非凡庸將來必有事業可觀非第掇科名已也自乙酉至
辛丑二十餘年授徒三原藉脩脯爲北上計八赴禮闈屢
薦未售辛丑大挑二等選授甘肅成縣訓導家君子歎曰
莫非命也吾深負父師矣是年十月赴訓導任成邑在萬
山中俗極簡陋且地域寥廓有距縣數百里者家君子以

深山大澤易於養奸慮諸生中有作姦犯科深藏不測者於是設法考課年自五十以下者每月必覲面一次視其氣質而教化之遇有強悍者必訓以義禮講明先儒格言以戢柔其心志其秀而文者爲之講陳經義指授詩文未及一年不惟文教興而風俗已醇矣壬寅七月丁先大父艱歸里守制服闋補朝邑教諭訓課之勤亦如在成縣時諸生中有不守分者必重懲之或豪貴凌辱士林家君子必顯與爲難使士氣盡吐而後已嘗謂官無大小視乎其人廣文之所以爲世揶揄者蓋自取侮巨吾必使師嚴道

尊不爲學校羞也以故上游嘉其器能每有難事必委辦之家君子亦能不負所委學使周蓮塘先生與方伯福公甯尤深器重登諸薦牘遂膺民社五十六年赴熱河引

見適直隸請員揀發試用查辦順德廣平一帶旱灾甯寬勿刻妥議章程務使民霑實惠是年攝贊皇縣篆不及半載又卸事辦差癸丑春補授橐城縣知縣橐城城濱滹沱河勢甚危急城故多傾圮可通車馬者數十處家君子下車後亟請修理當道不果行家君子卽傳諭各營總甲長勸捐秫楷柳枝等料覓夫築隄其不足者又捐俸錢助

之是歲得保無恙甲寅六月大雨連綿家君子親率夫役晝夜往來隄上百計防堵河水橫溢勢不可支隄旣潰洶湧入城民盡爲魚家君子卽選大船十餘隻分路拯救溺民垂斃得生者無算家君子初蒞任時巡視地方見倉儲地勢甚下歎曰以破城當洪水危在旦夕設河水入城此地必成巨浸倉穀爲魚髓食矣因急擇城中地勢高處捐修新廩一所而以是年奉文採買之穀儲焉至此次被災舊建倉廩果盡沖圮穀石漂沒惟新廩無恙急開廩發粟撫卹灾黎人皆服其遠識深謀不可及也嗣後查驗戶口

各委員紛至沓來家君子已將被災之重輕貧民之極次
逐一釐定造具冊結委員中有議裁汰者家君子爭之曰
國家不惜帑金以拯災民吾輩宜仰體

皇上好生

之心實力奉行若但以撙節爲名坐使民爲餓殍某不忍
爲也若疑某有弊冊籍戶口俱在惟諸君查之衆不能屈
卒從家君子原定章程部署已定將開賑矣而上憲又謂
醫新樂新樂地當孔道士瘠民貧又值川楚不靖軍務旁
午家君子懼民之不堪命也急擇其可革者革之可減者
減之民賴以甦索倫兵過因供億不滿意羣毆辦差家丁

復毆入宅門漸達衙齋勢甚洶洶家君子屹不動呵之曰爾等欲爲亂耶吾車馬供應俱有定額焉得額外需索仍一面遣人告其部長諭以利害其部長謝罪率之而去家君子辦理差務不避嫌怨以身庇民大率如此乙卯四月復回橐城仍兼署新樂至六月間始卸新樂事去任時新樂百姓紳耆攀轅牽衣羣議晉省請畱家君子諭以大義乃止而口碑載道至今不衰嘉慶戊辰會試不孝朝送不孝德公車北上宿樂城旅舍中樂城者橐城新樂之鄰邑也土人探知不孝等姓名羣驚謂曰吾輩向聞路使君清

廉仁愛謂必有美報今公子果登科矣有頃環店門觀者如堵有以酒果見遺者次日路經新樂不孝等預戒童僕勿洩姓名嗣屢往來其地皆銷聲匿迹恐擾眾也卽此可想見家君子之遺愛矣嘉慶戊午十月調署良鄉去都城七十里十七省通衢也其繁難甚於新樂而壤地褊小登版圖者共七十餘邸半係王侯莊頭例不應差廐中馬匹又皆羸瘦不堪用每遇差務輒強拉過客車兩以應差徭而奸胥猾吏藉以訛詐相沿已久行旅視爲畏途家君子深恨之甫蒞任卽出示曉諭嚴禁自捐大車二十兩馬四

十四芻豆之費皆係捐備不與驛廐相干拉車之風頓息
又遣人詣古北口採買良馬百餘匹廐中羸馬概行更換
以故車馬數用一切差務均取給於內外廐絲毫無擾民
間在任一年軍務殷繁又辦理

梓宮大差毫無貽

誤制軍胡公方伯吳公深器重之謂僚屬曰路令悃悃無
華而有守有爲公等皆宜效之己未九月仍回橐任卓異
辛酉春送部奉

旨回任候升回橐後復請修城垣制

軍顏公許爲入奏未及行而制憲藩憲皆更新任家君子
復面陳顛末請之再三終不果行至五月杪陰雨不止仍

守破城河水漲溢隄不能禦漂泊之苦甚於甲寅家君子
仍照前例開放新廩穀二千餘石竝諭令各鄉發放義倉
穀石撫卹灾黎徧獲實惠嗣奉 旨 旨在鄭家口截漕米
八千石令各州縣自行運載又按依極次貧民戶口領銀
一萬餘兩惟是鄭家口去橐城五百餘里且截漕至八千
石之多徧地皆水運載頗艱各州縣皆遣家丁就鄭家口
徵米卽在彼處變價價銀攜歸折色給放以省運載之費
家君子愀然曰巧則巧矣但地方被灾灾民所急需者米
百與以本色尙恐不給況折色乎且鄭家口紛紛糶米米

價必賤吾邑甫被重災糧價正昂彼處以米易銀得銀幾
何民又以銀易米得米幾何有賑濟之名無賑濟之實非
所以仰體 皇仁也吾不辭賠累務使銀則給銀米則
給米卽遣家丁竝諭令各營總同赴鄭家口眼同領運以
示無弊百姓聞之歡呼震天水運陸行舟車竝用究以道
途阻滯逾賑期數日遂爲蜚語中傷以剛愎自用遲延賑
務被議是役也家君子爲人之所不宥爲人之所不
能爲水陸運腳共賠七千餘金而卒以此被劾人皆冤之
家君子曰吾心上可對君父下可對蒼生雖忝官何憾焉

事後當道頗知其冤猶稱家君子之爲人不營私不曲徇因夫己氏所欲不遂以致中傷而夫己氏亦從此廢置矣家君子去官後因賠累過多公私交迫畱直隸二年至癸亥八月始行回籍兩袖清風依然作廣文時也家君子之生也先大父有異夢以故幼而穎異長而魁梧雄偉生長田間備嘗艱苦及登仕版洞悉民生吏治獄訟隨到隨結案無畱牘曰吾貪一日安則民受一日累每遇命案檢驗凡被證人等登時訊明卽行省釋難結之案晝夜虛心研鞠不輕用刑居官十年未嘗一用三木而卒無遁情家君

子於世俗嗜好一無所染公餘靜坐衛齋披閱經史時不
孝德年方十五六從家君子眠每夜五鼓卽喚德披衣起
坐不用鐙火令背誦左傳十葉背畢詳爲講說至天明乃
止嘗謂德曰讀左傳宜領略其文法剽竊字句乃下乘耳
每月朔望必命鄉城諸生宣講

聖諭實力奉行俾

蚩氓有所觀感又挑選壯丁百餘名以時訓練一切軍器
口糧皆自行捐辦以備不虞橐邑舊多陋規最甚者如票
喚民間車兩遠出數千里經旬累月乃歸署中一切什物
皆取之民間家君子莅任嚴禁停止永不出票家君子之

宰良鄉也因督辦差務騎行大雨中連日感受陰寒得腳氣久之又得股疾動履不便又以差務賠累力不能支屢告病乞休上憲不允稟民間之恐家君子之竟去也急製萬人衣傘等物送至良鄉聞家君子不果行乃各有喜色是行也士民凡數百人往返千餘里且得此於去任後尤難事也及被議後士民公議晉省代家君子訴冤家君子聞之遣人曉之曰爾等意良善但勢不可挽此舉非徒無益乃禍我百眾議乃寢歸田時年六十七家僅有田百餘畝不能時供甘旨而豐饌健飯略無老態時拄杖邨外望

之如神仙課不孝德及孫慎輿讀書益嚴不孝朝自入庠
後卽隨任直隸援例入成均應京兆試不售比歸里料理
家務不復理舉子業丁卯不孝德舉於鄉己巳成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辛未散館改戶部湖廣司主事癸酉考補
軍機章京次年孫慎輿入邑庠家君子喜曰子孫皆讀書
人此我老來樂境也惟德不善謀生長安旅費拮据家君
子時爲籌畫晝夜焦勞德自散館後屢稟請歸養家君子
手書止之云我讀書辛苦半生僅博鄉薦又筮仕直隸未
得與衡文之任此心常以爲憾今汝幸成進士且爲京官

我若眼見汝補官後秉文衡一次此願足矣汝欲膝下承
歡非吾意也德至是不敢言歸甲戌秋接家言知家君股
疾復發不能動履德間言驚駭不及稟命卽乞假旋里見
家君子兩股無力醫藥罔效幸眠食如常體貌竝未瘦減
私心稍慰乙亥春德授讀咸陽縣署藉補脩爲循陔計方
謀長奉春暉九月廿一日爲家君子祝八旬生日賓朋滿
堂家君子飲酒觀劇談笑甚樂至廿八日清晨未起謂不
孝等曰我倦甚不欲起不孝等勸以安眠眠至午刻痰氣
忽作百治罔效環守五晝夜竟於十月三日子時溘逝家

君子生於乾隆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亥時痛於嘉慶二十
年十月初三日子時享年八十二年丁丑三月十五
日卯時安葬於邨東北干家灣堡南之新塋子山午向先
曾大父諱生雲 馳封文林郎曾祖母氏郝 馳封
孺人先大父諱廷珂字子玉 敕封文林郎祖母氏韓
誥封孺人先母氏郝早卒 例贈太宜人繼母氏
趙 敕封孺人 例封太宜人家君子胞兄弟三人
先四叔父諱元魁太學生以不孝胞弟澤繼嗣先七叔父
諱元善邑庠生以不孝胞弟湧繼嗣俱早逝家君子止有

不孝朝德孫男二長慎興嘉慶丙子科舉人朝出次慎莊
幼德出

碑

劉孺人節孝碑

朝廷旌表節孝以型方訓俗非厚一人也爲衆人也亦非
獨爲人也正所以承天也節孝卽不見旌天必從而旌之
節之苦者名易彰能使見者愧服聞者奮興此不旌之旌
也節之不苦者名不彰恆人因而忽之天蓋恐人之忽之
也特康彊其身蕃育其子孫能使見者生敬聞者嚮慕其

旌也人初不之覺卽受者亦不自覺及綜數十百年而計之而天意昭然可覩矣何也 朝廷之旌人也錫之以榮名天之旌人也予之以厚實二者交相爲用而後三綱立五教明人心風俗相維持於不敝執此以觀自高門鼎族以至窮閭阨巷蓋未有或爽者也劉母趙孺人者先太恭人堂妹也歸白家宮劉君諱安民年二十有五而寡生子孟魁女一時翁姑猶在堂孺人隱痛於中而鋤其色勉承堂上歡姑歿翁娶繼室孺人事之如初家僅中人產負外債數百緡翁卒索逋者急議者令先償子錢孺人曰母錢

不能償償子錢何益且積累日深子多於母田宅非吾有
矣乃令孟魁割地若干畝統計子母錢悉償之教孟魁讀
書力田崇尚勤素歷十餘年家計稍紓方孺人之稱未亾
人也孟魁方三歲女尤稚弱一髮千鈞人人危之孺人且
悲且懼曰疑且慮矢志柏舟之死靡佗異日之險阻艱難
蓋意中事也今五十餘年矣外侮不至家慶駢臻負郭之
田足以供飭粥治麻絲孟魁以上舍生敦品勵學爲鄉閭
矜式又有孫男三曾孫三女長適吳氏精織紵家亦小康
生三男一女孺人顧而樂之行年七旬開六目目聰明行

不拄杖見者疑爲五十許人此豈初念所及料哉天也
朝廷錫之以榮名爲賢婦人勸天復予之以厚實使中人
以下皆知有所羨而勉焉斯亦所謂不旌之旌也夫耆婦
所天不負所天天必福之世有夫死改節一適再適而卒
不得其所者閭孺人事其亦可以悔悟也夫德往來舅氏
得悉其家世先太恭人在時述孺人事更悉因書其崖略
勒之貞石俟採風者覽焉

錢孺人節孝碑

孺人姓傅氏吾邑殿紫邨錢上舍鈺繼配也上舍二十八

歲卒孺人育三男仲蚤殤伯登第先上舍七日而歿季登魁甫脫襁褓病方劇孺人禱於神曰夫柩在堂兒病在室錢氏不幸旬日間死者死病者危儻有疏失吾罪大矣吾誠不免於罪願神降之罰幸延此一線於是輟哭泣彊飲食日夜守視兒嘗曰更數醫越四十餘日而兒病痊上舍有田癖恆竭貲買之不足則出息以貸田凡三百餘畝而負債纍纍皆有息嘗貸某賈人錢千八百緡有奇計日需息錢千餘旣捐館索逋者日以急孺人忖曰吾家所有者田百歲入田租日用外不足償息錢息錢日增母錢不減

不十年吾無卓錫之地矣因使人謂買人曰先夫貸若錢
吾義不敢負子幼弱不能應客客若來吾不應則迂客應
則違禮且持籌算緡動需半日未亾人家不敢久稽客
請割田爲質計子母悉數以償不求讓一錢使先夫抱慚
地下買人大喜乃割田百九十六畝與之約曰以此爲質
吾有力當贖還否則易質爲賣別立契與若買人曰諾餘
田百餘畝募佃戶種之以時取租用輸賦稅給家用餘少
許卽以贖田三年後餘漸多贖田亦漸多歷十餘年而百
九十六畝復歸錢氏諸債亦盡償自是歲輒益田家漸饒

有操計然策者謂孺人曰授田取租所獲幾何若少出貲
吾爲若貿易利當倍徙孺人曰吾有田不能耕況買乎今
以貲予汝貿易盈虧不可知矣若親至闔閭曰事鉤稽此
男子事非婦人所宜吾計田取租雖饑饉不得租猶有田
在願守吾先疇不敢慕倍徙之利有售田於孺人者旣成
券矣孺人使人朗誦從屏後聽之出而詫曰若欺我邪其
人曰不敢孺人屈指算之曰汝田幾畝幾分糧應若干今
糧浮於田非欺而何其人不能隱乃囁嚅而言曰自吾祖
以來有此糧無此地賠累數世矣今益貧力不能支因售

田故摻入巨孺人慮作僞者之多也自恨不識字乃學之
日識數字久之積漸多凡市中契券點畫輕轉書生不識
也孺人識之其僞者輒能辨之兼學算法諸法悉通又強
記過人雖瓌屑之物畸零之數皆鏤之於心經年累月而
不怠自是人不能欺里人有構釁者不得逞揚言曰吾將
訟錢媪於官孺人聞之曰彼以訟嚇我度我不敢訟也我
若求息訟墮彼術矣且吾冤抑甚多畏鄉里譏評隱忍不
敢發今彼既速訟吾當攜幼子赴公庭訴吾母子冤俾長
官知孤孀之易侮也乃整裝裹糧以待久而寂然孺人性

嚴毅寡言笑不畏彊禦而其心薰然慈仁遇鰥寡孤獨必量力周卹之鷲叟者遠族也貧老無依孺人招之來人謂叟衰病且鷲無所用徒耗衣食不若遺之孺人曰吾哀此叟正以其無用百吾若遺之誰復收之必填溝壑矣又有譖叟竊物者孺人曰此事莫須有卽有之能竊幾何吾不忍遺也鄰邨黃媪來乞米隆冬猶著單衣孺人惻然出新製紬棉襖與之媪不肖衣曰獨無舊布衣乎孺人曰吾新舊布衣悉以予人今祇賸此請速衣稍遲恐凍僵矣每歲麥秋過佃戶納麥租者必計其盈虛有餘然後取租無餘

則反予之曰畱供汝會得穀時可補償也至收穀時亦然
凡借籽種無不立與或謂某負租未償今又借籽種負曰
多償愈難孺人曰地不種安得租且人急而求我我靳之
不祥償不償非所計也諸佃戶感其德有所得先以輸租
欠者絕少乙未歲大饑斗米千餘錢孺人以大鑊自煮粥
會餓者凡三閱月全活甚眾其生平赴義若渴事難枚舉
錢氏家貲每歲除施予外僅得小康人以其好施予也率
目爲巨富而吾鄉所稱巨富者又不輕施予善自韜晦故
殿紫邨錢氏益嘖嘖人口云登魁之始就傅也嘗西院屋

爲家塾杜其旁門東西不相通延師訓課其中入塾者必
自大門出邨去山咫尺薄暮時見豺狼登魁冬讀書夜分
始歸孺人豫持械候於大門伺登魁出衛以入然後闔門
如是者數年見者代爲苦之勸開旁門孺人曰開之良便
但吾宅狹人少閨門不深外無壯丁內無築里若開旁門
是兩院而一宅也便則便矣人其謂我何故不敢其別嫌
黜微以禮自防也類如此教登魁必以規矩出入必告一
日放學出不卽歸潛往田間采豌豆莢而食孺人知之自
持斧伐院中桑數枝藏之至夜登魁就寢乃繫其手足呼

之醒取桑枝痛責之且責且哭登魁伏枕叩頭誓不敢違
教自是跬步必謹事無巨細必白之母而後行年十六學
屬文聞楊先生清濂名諸生也館鄴之玉蟾臺命登魁負
笈往離家四十五里恆數月一歸先詢其課程及交何人
遊何處一一詰之已而授以一簿告之曰某月某日買某
物錢若干質某地幾畝錢若干某贖地幾畝得價若干欠
若干某借錢若干緡米若干升麥若干斗收某租若干升
斗欠若干升斗令逐一書之簿書竟覽之有踳駁則改正
之必件別條分纖毫不爽而後已越二年語登魁曰吾令

汝讀書非敢有奢望也惟望汝識字明理無遺吾羞辱目
今見汝言動不苟知識漸通吾心慰矣讀書須名師附近
不得非遠遊不可凡從師遊者皆東西南北之人與汝雜
處一堂汝一動一靜吾不盡知心常憂之儻不肖人誘汝
汝一時不自持誤入下流悔無及矣今使汝日侍吾側佐
吾理家務課農桑汝願之乎登魁亦念母之過劬也久思
以身代遂輟讀援例入監初見余時年甫弱冠端而肅勉
而一內敏達而外渾樸知其秉母教也心竊儀之祖籍江
甯系出武肅王明祖起兵時遷盤屋之原馬店高祖移居

殿紫邨迨登魁五世錢氏之在吳越者多高門鼎族照耀
東南獨盤屋僻處偏隅自明初至今以業農世其家未獲
顯達潛德幽光鬱積久矣孺人母子復仰承先志敦善行
不怠吾邑錢氏殆將昌乎且吾聞之守節難撫孤尤難貧
家之孤難於養富家之孤難於教今孺人家亦貧亦富
外侮外誘紛然而來其養之教之也無一不難孺人力足
以禦侮智足以燭奸其立志也固其守身也嚴其待人也
厚其治家也勤而不煩儉而不吝其鞠子也恤之而未嘗
縱之勞之而未嘗強之卒能使爲端人不敢躐立求之士

大夫鮮有全者而婦人兼有之可不謂之賢哉前年

詔舉節孝邑紳閭孺人賢上其事請旌建坊如例余

舊史氏也桑梓有賢淑而不知知而不傳伊誰之咎爰至

其家細詢之又訪諸鄉人耆老擇其信而有徵者文之以

永其傳

咸甯縣節孝祠碑

婦人從夫夫死從子夫貴則榮其妻子貴則榮其母雖賤
爲婢妻子登仕版例得受封出母未嫁者亦例得請封惟
再醮之婦不與婦人再醮者不禁守節者旌之女子之貞

烈者旌之 朝廷定制寬以處中材厚以表賢媛所以垂
萬物而陶天下也 皇風載躋鼓俗無聲婦人女子顯
禮義矢貞潔盛年守志之死靡佗者十室之邑多有之向
例 旌表節孝人各建一坊 賜建坊銀三十兩 國
家賦出有常而蒙化貞慤者日以衆旌闔表里勢不暇給
且凡請旌者由學官達郡縣由郡縣申大府幾經展轉乃
達春官所需紙筆費動輒數十金貧民無其力遂因咽廢
倉欲請不請當旌不旌者不知凡幾良有司惻然憫之而
無如何道光七年部議節烈婦女請旌後無論人數衆寡

每郡一縣各建總坊於時咸甯縣設節孝局選邑紳賢者徧訪四鄉循其名核其實得節婦烈女四百二十四人及前修邑乘載入而未及請者五百八十八人凡千餘人皆旌表如例祠宇狹不能徧置木牌迺嵌臥碑於牆臚列其姓氏於祠之側統建一坊

宸旨昭賚下燭窮檐有善斯彰不遺一戶邑紳司採訪者分路四出不假手吏胥以杜濫冒絕誅求所至之處官爲供億里民不出一錢不進一粒而節烈姓氏登於朝勒於石春秋享祀俎豆莘莘矣 國帑旣節興情無壅後之良有司踵而行之真礪俗

之良規永無弊者是舉也捐廉設局擇人採訪者前
邑侯李公名肇慶今官潼關廳同知捐廉建坊者前邑侯
苑公名秘桂今官商州直隸州知州捐廉葺祠勒碑者今
邑侯鄭公名華國

陝西布政使續題名碑代

治堂之左有前藩伯豫章帥公題名碑列 國初迄乾隆
初元官斯堂者之姓名嘉慶五年三韓馬公續刻一碑列
於堂之右皆有記越三十年蕭山何公來宣是邦時碑無
餘地謀續建尋奉 命撫滇不果計兩碑所題洎何公

凡八十三人。余踵何公後，升斯堂，摩挲斯碑，仰前賢姓名，肅然敬俯而慚。默念曰：名者實之賓也。吾無其實，敢慕其名乎？既而憬然曰：名公器也不可好也。伊可畏也。前賢邈矣，吾不克步趨之。吾獨不自警勵哉！藩司一官，握樞執要，制軍撫軍之德意，藩司實宣之。郡守牧伯，令長凡百君子，藩司實倡之。匪獨權度支謹出內，飭籩簋杜華競，戒逸樂爲可告無咎也。夕思朝議，是用兢兢如立千仞之岡，揮斧而樵臨九重之淵，垂綆而汲求稱斯職。心知其難而最難者，尤莫如察吏人藏其心不同其面，六條不剛，九徵不至。

燕雀集衡則銖兩互易塵垢在鏡則妍媸莫分害者密者
厭也如緘或才拙於鳩或政猛於虎清風晨扇貪流夜奔
下擾閭閻旁及商販輿情征徂牒訴無門惟藩司之咎或
繫援不結閭達不求盛德若不足有長若不肖沈之下僚
老於閒官俾懷才者不得施望澤者不能逮惟藩司之咎
若夫清靜之與繁劇吏治殊也馴良之與獷悍民俗異也
用違其才長者見短譬猶園鑿方柄續冕截鶴齟齬不免
割傷實多惟藩司之咎咎叢於身厥政乃迷雖勵俗爲心
字呬爲念何益之有焉且察吏者藩司也察藩司者則不

止一人今

天子總達衆才無隱不燭斗室之地

帝天臨之惟督惟撫鈐轄全秦班條理務惟藩司是責謀猷之不臧舉劾之失實大僚在上吾將焉陵廉訪觀察夙篤寅雅出入節樓同堂議政言不當恣鳴不當律彼先覺之吾將奚避守牧令長分治一方總匯在斯源濁流濁下一令將便民也民或苦之立一法將剔弊也弊或滋甚入而坐論未始吾非退有後言不聞於吾百吾安所開吾喙七府六廳十州七十三縣戶不可萬計人不可億計道途逖聽聰於屬垣鄉校私議瞭若目覩不獨此也侍吾几榻

者曰興曰臺環吾堂階者曰胥曰吏類能障吾目充吾目使不聰剛吾心偶疏彼奸斯售旣炫彼長乃嗤吾短然則斯職也斯名也乃官評之所疵瑕輿論之所謗詘也不勒之碑久或忘之書名於石將與石同壽一令之紛一法之敝指摘所在口實相沿疵瑕者謗詘者不知其何時止也可不畏哉善乎帥公之言曰升堂視事典型先正十目十手森然環列誠畏之也帥公所畏蓋在曩哲今余所畏兼在後賢後之來者奚止八十三人哉森然列者奚止十目十手哉余實不才惡敢不勉余之所勉又惡敢不慎且懼

爰敘歉衷礪石而書之後之官斯堂者庶幾無廢斯舉

重修裴晉公祠碑

神功不可知而人事可知佑民者神也神之主則民也上
事神下撫民者有司也有司修其職使民各勤其業人力
殫於下而後神功應於上昔夫子止子路之禱曰某之禱
久矣楚昭王不祭河不崇赤雲之禳夫子以爲知大道鄭
裨竈請以瓊斝玉瓚禳火災子產弗與君子躋之聖人先
勤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於是乎降之福順豐年弭裁兵遠
舉疾六祝六祈皆爲民而設者也豈置民事於不問而專

事禴榮攻說哉道光丙申四月商州蝗李君某攝州篆募民捕之將盡矣又有蝗自東方來越嶺渡塹凶凶有聲李君捕益力而飛者跳者絡繹而來朝畝暮頃莫量其多寡李君懼其來之不已也又懼其覬藏地下爲蟻窟於來歲也閭州之東龍山有晉公祠自前明以來禱蝗災輒應乃偕官吏士民虔禱於祠下且禱且捕分途四出焚瘞無算又購民所捕者覆乾之得三百餘石而羽孽戢戢來者尙夥正危急閭蝗忽辭田隴散於水溝沙渚甚雨淋之死者大半其餘或折股或斷翼或蟲生腹中飛者墜跳者僵矣

又有羣鳥啄食蝗無雜類州之人喜且拊僉曰微神之力
不及此爰修葺祠宇髹塗黜堊煥然改觀將落成請余爲
文記其事余謂人心精爽是爲神黜聰剛正直神與人共
之凡今之所謂神者皆古之人也公底公勵善歷事四朝
釋裴寔之臯止東都之行其悟主也神知李光顏之成功
決朱克融之必敗其料事也神營陽穀以蹙賊入賊境而
斬將其用兵也神以蔡司卒侍帳下而衆皆感泣遣辯士
柏耆脅彊藩而舊疆重拓其任人也神斷韃刺背之刃弗
能害非衣坦腹之謗弗能傷其明哲保身也神公固人而

神者也不神於生前而能神於歿後者古今無之公薨葬
管城廟會不替其爲神也昭昭矣豈以除蝗顯哉豈獨私
於商之民哉而商之民以蝗災之速弭也獨以是神公僉
稱公爲蝗神此殆如觀舍利子者言人人殊匪其言之誣
所見則然百使禱以佗事而應將奚以稱焉使禱之而不
卽應又將奚以稱焉禱而應則歸功於神禱而不應將委
咎於神乎是必不然且公之生前固非聽於神者也汴宋
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公判曰妖由
人興水不自作令禁塞之惟不聽於神者其人始神惟不

專事祈禱者其祈禱始應爾雅會苗心螟會葉蟻會節賊
會根蠹舊說以爲一種蟲猶書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百
公之時若吳元濟李師道王承宗皆抗拒王師蹂躪百姓
其怙彊而不可制也甚於今之蝗公則禽之而制之若程
昇皇甫鏞元稹魏宏簡李逢吉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
輿皆爛亂君心廣結黨與其呼羣引類絡繹而來也亦不
過如今之蝗公則斂手退避而無如何迨牛僧孺李宗閔
同輔政媼公勲業共誓其迹公請去不許乃徙東都畱守
其後閻盞擅威搢紳道喪公不復有經濟意爰築綠野堂

野服蕭散與樂天夢得逍遙其中則收斂神功而歸於寂矣豈神於前而不神於後哉豈能除元和時之蝗而獨不能除長慶以後之蝗哉元和時天子信仗公排羣議使公督戰又有韓宏馬總李愬李光顏田宏正諸人戮力同心將得顯制士奮於勇故兵不血刃而元惡授首使河東諸鎮忠者懷疆者畏及長慶後織人乘罅腐夫鐫詆而公遂無顯功史稱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殆信然與方蝗之入商境也官吏士民慄慄危懼并力剪除惟日不足精誠至矣卽不禱於神神猶將助之雨

之淋也鳥之啄也神力爲之亦人心召之也人但知爲神之佑豈知神之依人而行乎不然置民事於不問但崇大公祠馨潔牲醴朝夕祈禱其中曰吾神固靈蝗將自斃於虜是猶處公於閒散而望其入縣瓠城縛封狼貙也其可得哉其可得哉余默念神人感召呼吸相通信而有徵匪可冀幸爰礮石而章之後之官斯州者以卹民爲心以劭農爲務凡所以禦灾捍患者先事而爲之如卓公之宰緱氏宋均之守九江也善矣不幸有灾卽當宗大田之詩行姚崇之議殫人力之所能爲然後齋心虔禱求助於神

慎勿恃境有公祠以一禱塞責也

壬午科陝甘鄉試題名碑

今之取士以文藝而舉人仍稱孝廉其名昉於漢實本於周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小宰以六計弊吏而統之以廉漢舉孝廉其意蓋取諸此非省文也百行莫先於孝友睦婣皆孝之推言孝可以該之士之貧乏者力不足於任卹而廉則可見且貧而不貪者其富也必不吝富而不吝者其貴也必不貪然則廉也任卹也其行不同其心則一獨是古之舉孝廉

也核其行後乃變爲文藝矣文則是也行未必合也名則是也實未必副也於是科名不足爲人重而科名之輕重反視乎其人壬午陝甘鄉試登秋榜者六十有七人榜首爲鄭君士範其人端而虛勉而一敦善行而鋤其色家之人稱之鄉之人稱之比闕省門遊京華賢士大夫樂與之交交口而稱之其佗余所知者十餘人又不乏砥節勵行之士此諸君子者乃漢所謂孝廉也周禮所謂孝友睦婣任卹也佗日登仕籍當有爲 國家宣力爲蒼生造福者當有清名亮節度越凡庸不苟取富若貴爲一身一家計

者立德立功勉爲不朽豈徒以文藝顯哉吾獨異夫衡文者於六千餘人中摸索而得之也於戲懿矣科名於是乎足重雁塔之題於是爲不忝矣

戊子科陝甘鄉試題名碑

戊子秋榜發吾邑獲雋者三人王生禹堂以名諸生發解司生際虞魏生琳皆青年績學夙躋棘闈一朝脫穎公論稱快佗郡縣登賢書者凡余所知俱名下士舉業雖小道而其人才識學問胥於是覘之儻人人皆可弋獲而抱負非常者反無所措手士習將因之不振是科得士之多蓋

關中十餘年來所未有也諸君子踵故事將題名慈恩塔下介王生求爲弁言古有三不朽非科名之謂也但以科名顯末矣然國家文軫四達采言聆風惟儒術是尙窮閭阨巷之士舍科目則進身無階雖鴻才碩學亦安所展布唐時諸科竝設而進士科得人特盛其間敷歷中外建偉績垂大名彪炳史牒者大率雁塔碑碣中人況多士生重熙累洽之朝游源泳沫勤志服知必有器識宏遠卓自樹立仰企所謂不朽之三者翊贊昌圖含茹元化追蹤曩哲垂輝將來則以今日之勒石爲先聲可也諸登科

者姓名依甲乙臚列於左

甲午科陝甘鄉試題名碑

甲午秋榜發及門入彀者六人雷生啟秀爲之首公論可
之比謁師乃知閤生居敬掄元十餘日臨書榜易以雷生
而閤生列名第三迺進雷生而告之曰子知科名之難乎
才人學人如此其衆也當矮屋摘文時鏤肝刻腎惟懼不
工興象旣得則吐氣揚眉擊節自賞六七千人中極得意
者不下數十百人此數十百人人人自以爲第一而觀榜
時每每失意有求爲孫山而不得者卽得矣或置中權或

爲後勁率不如其意之所期今榜上諸君子大抵有志掄元而未遂者也若閭生者又掄元而未果者也子旣遂矣果矣而文復見許於士林不以爲不稱而訾之可不爲厚幸乎雖然此事也有天有人登科蚤暮名次甲乙係乎其文而不盡係乎其文冥冥中有造化焉非子之所自主也惡可得而狃乎哉若夫學問之淺深文字之高下則視其人之自爲造化不得而撓之子之文字科名亦云稱矣然但以文字稱科名則科名足重而不足重凡內而持身外而應物有一之不稱則人人得而衡量之吁可畏也今子

所不得自主者且得之意中矣況子之所自主者惡可不勉哉雷生悚然動容而對曰敬聞命居無何同年交相拜謁因投刺謁余賀門下得第一余又謂諸新貴曰榜上之第一一人而已若德行道藝諸君子之學於平日者不必讓雷生也且文章事業諸君子之勉於將來者更不可以讓雷生也甯夏楊子瀛先生奇士也應乾隆辛卯會試三藝成意甚慊自謂必掄元榜發名在第七元爲邵公晉涵先生語邵公曰元讓君文不讓君一時播爲佳話此猶以文字言也張易之稱宋廣平爲第一人東坡稱范滂甫

爲講官第一二公皆不愧第一而科名不必第一不特此也鄧侯以刀筆吏位丞相功爲漢廷第一河南太守吳公史不知其名穎川太守黃霸以入錢爲官治皆爲天下第一之數公者又且不階科目奚論甲乙矧諸君子歌鹿鳴而來應南宮之試上蒼 朝廷渴士之心方將蔚爲國器與昔賢爭烈勒銘鼎鐘垂輝史牒今日榜上之名又惡足以定之哉語未終諸君子曰善時將仿唐進士故事列書姓名鐫石慈恩塔院於開讌之日移樽寓齋屬余爲記爰述前言而文之竝敘列姓名如例

乙未科陝甘鄉試題名碑

歲乙未余主講關中書院時屆大比遠生成集諷誦相摩
自昏達曙秋試訖登賢書者十九人合蘭山宏道豐登三
書院計之蓋居榜之強半方今

帝載緝熙陶鈞庶類

遐陬僻壤各修橫舍置經師郡邑相望學校如林鄉曲之
士藉以發皇百目引伸性緒統一榜觀之其不自書院出
者蓋亦僅矣書院之設將以育才士之才者不得不階科
目階科目不得不攻詩書詩書義之府也道德勳業文章
悉蘊乎其中非專精好學者不能神而明之舉而措之此

國家設立書院之意也科名之利鈍時命爲之人才之盛衰則視乎官師之培養與學者之自立而科名不與焉謀道德者不勲業而尊樹勲業者不文章而顯工文章者不科名而榮學之染人甚於丹青凡肄業書院者果能不自菲薄學焉而底於成如其志之所期得其性之所近三者有其一可以不朽榜上之名得可也不得可也雖榜上不見一人亦未足爲書院病也三者無其一則生無益於人沒無聞於後雖一榜六十五人盡出於一書院中亦未足爲書院光也書院爲國家育才而猥以科名之眾寡

爲人才之盛衰當不其然然則書名榜上者前途尙遙宜
何如自勉其不幸見遺者又惡可以一時失意遽墮其志
業哉城南慈恩寺塔院爲唐進士題名處關中領鄉薦者
仿唐人故事勒銘於塔之側歷科舉之未嘗廢也蒙諸君
子誦諉聊摘鄙文竝臚列姓名如例

丙午科陝甘鄉試題名碑

丙午秋榜發陝甘中式正副榜如額凡會試及順天鄉試
四書題例由 欽命作省皆由考試官命題本科順天
首題爲不曰堅乎四句仰見我 皇上於遴選進用之

初寓激勵人才之意而吾鄉鄉試首題適與之符地隔三千里兩省躡省門者與順天士子試同日文同題雖計偕有待儼若依日月之光摘文於觀象臺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中庸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孟子題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詩題賦得桂枝在手言各有取意實一貫何也先體後用者學也本身而措之事者道也立身期於堅白堅白足則磨涅無如我何其未足者則必戒磷礪遠磨涅以葆吾堅白久之而身修矣身修而天下國家之九經舉而措之方將雲興四岳霖

兩蒼生豈徒若桂林一枝夸科第之榮云爾哉諸君子作是題文爲考試官甄賞登諸賢書必能闡發書義言聖人所欲言匪惟言之將實踐之侘日登仕籍履亨衢兼濟道物不負所言胥於是基之矣鹿鳴宴畢將仿前人故事題名於慈恩寺塔屬余爲記因抒管見爲諸君子厚期焉

雜記

白龍池記

邑之官廨北抵城垣城上有觀稼樓從樓上俯看城陰澗澗一泓如鏡如盎者白龍池也長吏退食之暇時憑眺於

此階級在署內外人不得登池水甘冽隆冬不枯旱暵不減而廣不盈丈旁有龍神祠頽廢已久佗無景物余主講對峰二年未一游但時取其水供茗粥而已定海莪妃曹君尉吾邑調龍神祠覩斯池酌斯泉悅之遂倡議修祠及池繚垣三面枕轍城根濬泉而葺之圍以闌檻更鑿新池大舊池五倍牆根砌石爲竇水從竇中出琤琤若琴筑聲雜蒔花木綠波涵之態益濃趣益活又慮遊者無所休也建小亭三大亭三南爲賞雨廊北壘石爲山空其中爲貯雲洞一亭覆其上以納遠景余間而往觀之莪妃出將觴

余池上余以池距署二里許恐野亭不便俄而花叢雕俎
寒羞沸羹自觀稼穡繼而下絡繹不絕煬幸不離鼃煖酒
者不離鑪而城外主賓醉飽矣費長房縮地泔鄭康成虛
空拉直線泔殆可兼之牆頭過春酒尙未足爲佳話也余
於此竊有惜焉吾邑之在海內與斯池之在吾邑不似稊
米之在太倉乎宦遊半世屈就卑僚縱有廉俸所得幾何
地止此財止此官力止此而莪肥之才固不止此也才可
膺方面而職僅抱關胸中邱壑雖構平泉營綠野猶綽乎
有餘而僅施於區區之一池天下有其志而無其遇有其

才而不得展者類如是矣方莪妃之倡修也黠者議之則以爲癡巧者議之則以爲迂修未竣莪妃遽卒宦橐如洗歸櫬不得議者之言益信夫莪妃年逾六十始得一尉其不能長遊斯池也莪妃知之矣不能以一石一木攜歸故山也莪妃亦知之矣以莪妃之才使其效世之所爲其巧其黠殆將過之而莪妃所爲者乃在此不在彼也於戲此余之所以與莪妃交也夫

平谷縣創建漁陽書院記

吾友曹蓉舫進士尹平谷下車月餘士民信之邑舊無書

院尹慨然有創建之志謀於眾眾欣然爭輸緡鑪鳩工選材不半年而葺其事院長脩脯諸生膏火悉具人之議之者或曰迂或曰好名或曰文人尙文結習難忘也皆非也尹謁選時逆夷勢方猖獗踞我江海尹手譔平夷方略上尙書龔公未幾夷就撫猶逼處粵東與士民構釁尹謂時不可失當乘機謀賊上書總督伊公此豈迂儒所爲豈好名尙文者所能夢及耶有頌之者曰鬢舍肇開人文蔚起自茲以往科名仕宦永永弗替尹之功也此又流俗人之見不足以知尹心也余知之矣余主講五書院歷二十載

及門掇巍科膺華選者百數十人客或以是譽余余俯而
慚仰而歎神憇形茹不知所荅何也余所望於諸生者爲
眞儒爲良吏生有益於人死有聞於世如古所稱三不朽
者斯幸矣科名仕宦特一身一家數年之富貴巨鄉邑中
增此數人吾不見其益更深抱隱憂焉且今之黠商駟僮
其智力足以致富宦途孔多能梯榮階進者類足以致通
顯奚待師儒培植哉殫二十載之力而品學修飭者不多
觀斯可慨已記曰官先事士先志士之事不可見而志可
見志道德者爲仁賢志功名者爲英俊志富貴者鄙夫而

己古昔治平之業仁賢倡之英俊成之鄙夫病之鄙夫爲
守令則郡邑病爲封疆則一省病爲公孤卿貳則天下病
爲將帥則懈軍心張敵燄損國威其病且不可救療以興
賢育才之地乃使幾輩鄙夫嚮卷僉囊奮然興起乎其中
誠不如無書院之爲愈矣書院者所以化未成之鄙夫驅
之於仁賢英俊之路者也不惟此也凡境內之人不讀書
不入書院者亦將以教士子者波及之周南之野人游女
豈嘗釋棊鼓篋於學校中哉濡染使之然也曩與尹論及
此尹與余有同心余因以是知之然則教之之法當如何

余知之矣先德行後文藝課誦讀勤講貫謹禮儀杜驕慢
省勤情察靜躁釐眞僞辨廉貪榮之以優等而戒其近名
贍之以月餼而防其趨利趨利者重抑之抑之而不知愧
則薄懲之懲之而不能悛則斥逐之明其教者院長也贊
其成者監院也操激勵之權而鼓之舞之者尹也尹之鼓
舞也神而後院長之教行諸生之志定俾人人不自菲薄
知方寸爲至寶外物皆垢塵富貴不入於心各殫精竭力
以求所謂不朽之三者如行旅之遵康莊鏃矢之赴正鵠
雖有不至者鮮矣余友教四方常殷殷於是而迄今不覩

成效手無斧柯故曰是役也經始於春落成於夏將伐石勒碑尹郵書三千里屬余爲記余方抱沈痾感茲盛舉踊躍不自禁爰力疾記之因顏其齋曰辨志繫以楹聯持論無取乎高要不敢作世俗語質之於尹或不河漢斯言也

將園記

勉齋剛府將謁選來青門訪余寓齋告余曰吾於蒲城城北得地五十畝將以爲園子爲我名之余笑曰子固名之矣勉齋愕然余援筆書一將字勉齋喜旣而曰園名大佳當求善書者榜於園之門爾時園已成矣猶謂之將園可

乎余曰可今猶昔也後猶今也子不憶昔者乎方余官京師時子僑寓會邸案頭雜置名人集手不停披暝寫晨書意甚勤苦曰吾廢學日久今悔之願讀書以補前日之缺其後見間日益與士大夫談論天下事臧否人物井井乎有條理也又學相宅法不數年術成名動公卿間兼通堪輿書從禱大司農相度萬年吉地於龍泉之峪得豐壤焉方子之爲布衣也居鄉里常鬱鬱不樂襆被入都久之無所遇不得已應內閣供事之試得入選未幾入方略館未幾遇議敘得府經歷又未幾改鹽大使又未幾改縣

令今名注選人行膺民社矣由今日觀之凡二十餘年所
歷俱成往事由昔日觀之則將然而不可逆覩者也今之
園亦若是矣繚以周垣一覽而盡土木固未興也水石猶
未具也度子之意中必早繪一圖某處種花某處穿池某
處建一亭某處築一榭佗日經營布置不畱餘憾四方遊
者絡繹不絕我輩數人朝夕觴詠其中子之園成矣而子
意中之園固無盡也傳之子若孫子若孫意中之園更無
盡也吾惡知夫種花之處不改而種松乎穿池之處不改
而壘山乎又惡知夫起亭榭之處不改而起樓臺乎如白

傳改詩不畱一字如諸葛武侯八陣李衛公六花奇正相
錯變化無窮余爲子議乎其將自今以往皆將然而不可
逆觀者也園可改名弗可改也已勉齋曰善子爲我作將
園詩余不應又援筆書一將字勉齋大笑曰作詩在子爲
園在吾吾園有待子其緩圖待吾園成將來索逋

遊鄠觀桃花記

鄠南澇水上多桃林及門景生士純鄠人也約余及蕭桐
庭遊屆期以車來余與景生同乘行二十里許入鄠界聞
玉蟾臺水竹之勝迂道往觀焉至後院見四古柏旁各有

凌霄根大不能拱蝤蠧上繚亦龍亦蛇四百年前物也道人將茗至曰盛夏花開時能來此遊賞乎余欣然曰可余此行爲桃花來桃花猶未見凌霄又招我矣天下賞心樂事每每得之意外而余之玩物愛博而情不專亦大率類此啜茗一甌起與道人別行數里抵鄆城下桐庭已先至西郭相見小飲同入城至景生家宿焉明日主人治具早饗未竟促令速駕客來絡繹不得脫景生復有事不能偕適崔生玉儀與其伯兄來謁知余之將遊眺也亦以其車來車去帷載佳醞一健者擔行榼飲器候於門已而客去

余與洞庭各乘一車崔生兄弟偕往出南郭登工部釣臺
臺歸然孤起四圍若削上有小松新翠可挹佗無景物由
臺而西時見桃花余在車上望而豔之崔生曰尙少又西
抵長春觀竊謂道士種桃當不讓元都矣至則不見桃花
有牡丹一叢高七八尺諦視枝頭蓓蕾甚小恨無殷七七
術火迫使開旁有雙松高出檐際風清日煖不聞濤聲而
蒼髯綠髮影落襟袖間小憩片時覺此身如在巖壑崔生
呼進酒余止之曰此行爲桃花來非爲松也日已晡矣桃
花待我久矣速往不然恐負約言未畢徑出觀步行未遠

復見桃花漸行漸多將止而賞之崔生曰尙少頃之入一
林中有小阜絳雲四合南望不見山西望不見澗水惟東
北稍缺麥疇韭畦間以菜花與桃花相掩映隔花視之若
摘錦而加采繡也乃撤車茵爲席團坐花陰出行榼列雜
俎然白酒代薪穴土阜爲竈酒數巡桐庭不旨飲強之乃
舉小雅每舉鄉衡而止但可霑脣余已盡十巨觥尙不覺
酩酊左顧右眴皆桃花也如瀉于髡之飲合尊促坐珥墮
簪遺薌澤微闇能飲一石因謂崔生曰頃所見松視桃花
孰勝崔生曰松格高矣桃花奚足以儷之余曰子言固然

子亦知今日之遊松固不如桃乎松高人也畸士也坐其側者未免嚴肅之意多歡娛之情少松之下宜琴宜簫而
不宜笙歌宜與緇衣羽士揮麈清談不宜雜以羅綺則亦
宜於澹茗而不宜於行酒且子不見玉蟾臺之凌霄乎與
觀中牡丹皆奇品也而花葉未發狀類枯槁吾儕甫一覲
面卽與之別曾不若此灼灼之花令人一見相悅坐其下
而不忍去譬如賢豪未遇隱曜含華識者賞其標格決其
顯達而目前槁項黃馘則猶然一窮士不逢其時雖美弗
彰人固有之卉木其微焉者也夫好俠客而疏端人慕繁

華而輕寒素者俗情也余鄉者心斥其非以今觀之矧余也亦不免此飲既酣日忽西匿乃起而行甫出林一亭父立路側笑謂余曰先生不識我我識先生今日遊樂乎循澗而東有一林勝此遠甚惜先生未之見也余意爲之動念樂不可極強對曰觀止矣別亭父登車西馳回望暝煙漸沈邨樹昏黑不辨廬舍惟曩飲酒處鬚鬢間猶見嫣紅一片也

醉歸記

余遊鄆南縱飲桃花下醉返西郭主人復觴余醉甚燭將

跋乃登車歸寓時月出東南峰巒若黃昏萬影在地醉眼
視之不甚了了行數里月漸高天無纖雲地無纖埃南望
南山案衍壇漫不辨峰巒微分凹凸而已路旁有碑高不
及丈隔碑看山其最高處尙低於碑尺許明知山之高不
可以尋丈計也而吾目所見者乃如是山迤邐而西勢漸
低坡陀蹉跎漸至於無明知山之修不可以道里計也而
吾目所見者又如是夫茲碑也不足以當山之一毛而高
乃過之山遠而碑近也迤西則山愈遠望之愈卑藉非心
知其然其不受欺於目者幾何哉不特此也以南山比太

華太華高矣以太華比崑崙崑崙又高矣吾東望而不見
太華西望而不見崑崙山之高無極而吾之目有窮庸詎
知見爲高者之非低乎庸詎知見爲低者之非高乎庸詎
知不見者之不更高於所見乎天下事不度以心而但就
目之所見以爲低昂其躋駁也亦若是而已旣而思之南
山固非高也太華崑崙雖高而未極也遠於吾而吾不見
非目之罪也若麗天之日星其去吾也更遠吾見之凡有
目者無不見之豈暗於山嶽而明於日星哉其所託者殊
也騎日星以觀山嶽不似蓬塊之在緜野乎人倫之有周

孔文章之有左邱司馬詩之有李杜書之有鍾王荒陬絕
徼亦有其書農工商販亦自其名愚者莫敢謗智者莫敢
非彼固人中之日星也學日星者或爲山嶽學山嶽者僅
爲培塿學培塿者吾不知其居何等矣行路半月倍陬御
者怒馬而騁所見邨墟祠廟園圃竹木疑曩所未經者問
御者曰此昨日之路乎曰然嘻異哉余寓湛華書屋距鄠
三十里百昨往今來祇隔一宿而所見頓殊何也昨覩其
背今覩其面昨安行今馳驟昨視之日中今視之月下昨
醒而往今醉而歸咫尺之間而目眴意迷至於如是矧夫

天下之大古今之遠萬物之不可窮詰吾奚從而睨之哉
世有嚮北望曰嚮南望斗者余曩昔聞而疑焉至於今乃
信無幾何車馳益疾此身兀兀如駕颿輪方愕胎間車忽
停御者曰至矣余不信諦視之湛華書屋也嗚呼余真醉
矣余之醉酒爲之也天下之醉者豈獨余哉而亦豈必飲
酒也哉

重修梁家橋記

澧橋名普濟梁少保敏壯公創修者也人感公德羣以公
姓稱之普濟之名反不著余嘗行鄂杜間問普濟橋人無

知者及問梁家橋則婦孺無不知之今士大夫偶修一小橋輒自立碑授意董事者題曰某公橋欲使人人稱之而稱者絕少橋可勉而修也稱不稱不可爲也此則視乎其人而已矣梁家橋累石爲椿架木爲梁長七十餘丈廣二丈餘成於康熙八年經今百七十年矣灋水自南山來合太平高觀諸谷之水匯而北趨每夏秋盛漲奔騰震撼橋輒圯隨圯隨修修者或易椿爲墩梁之下椿墩相間行旅不知也居人知之亦不以爲異也道光壬辰秋灋水大至橋圯七丈有奇行人皆自厓而返公六世孫名印林耆老

諸生也毅然曰此吾家事吾不修吾無以對吾祖乃親詣
澧之干周視良久謂里老曰得之矣歷年圯處皆石椿摧
壞橋隨之傾凡建墩處皆無恙吾今於圯處悉易以石墩
可乎里老曰善但費將安出印林曰公無憂乃假賈客高
全盛五百緡鳩工焉凡建一墩先以八尺柏木五十餘枝
楸入沙中平之爲墩基石其上下豐上殺每墩橫互二
丈厚五尺棱其兩端如刃雖怒濤擊撞遇刃則割而分之
水力殺故不毀工甫竣水復大至摧舊椿圯五丈有奇印
林曰此事難矣然吾不敢懈也復假百五十緡計前後建

石墩八費二千餘緡橋成然後集資得如數盡償所貸緡
勾余爲記余歎曰利濟仁也好施義也承先志孝也不畏
難勇也善觀水勢智也一舉而五善兼矣余復何記哉特
敘其始末俾人知樁不如墩墩之費雖數倍於樁而經久
不壞勝樁遠甚後之修者若悉建石墩久之墩漸多樁漸
少遲之又久樁且盡變爲墩如是則橋益固雖有大水不
能爲災一勞可以永逸不惜重費者其省費實多天下事
類如此矣以此心興利將永興以此心去害害且永去
今人所爲所以不如古人者匪才智之不足也正以才智

有餘笑古人之拙而以巧勝之欲收名譽復重惜勞費補
苴一時飾人耳目其用力也甚寡其見功也甚易其貽害
也乃無窮凡事之敗壞而不可收拾者皆巧者之所爲也
今梁君獨爲其拙事則堅矣實矣吾竊恐河北智叟起而
笑其後也

樵
華
館
文
集
卷
四
終

再
傳
弟
子
朝
邑
閻
迺
林
校
勘